



柏堂集續編卷第十一

傳二

朱少香傳

朱啓鴻字少香廣西臨桂人道光丙申進士授吏部考功司主事以家貧資斧不繼呈請降補外官選授湖北枝江縣知縣時年二十餘性恬靜鄙奔競十年不得調咸豐二年粵西賊日熾督師者久無功君每接鄉書皆言賊執猖獗而閱省鈔則惟見以捷聞因發憤爲書痛言大帥掩敗爲勝蒙蔽 聖聰將釀成巨禍不可救又言象鼻山臨桂門戶不宜使賊踞得窺我城中虛實願帶兵數千往剿之若不效願先以全家監禁爲質乞

集續編十一

湖北巡撫龔裕代奏巡撫謂君越職言事劾之上以

君籍隸廣西或情形熟悉降 旨交廣西巡撫勞崇光

委用 諭旨未到賊已竄至湖南矣時龔裕以規避得

罪忝職常文節公爲巡撫君又上言湖北防堵宜力守

岳州使賊不得越洞庭湖而下湖中漁船客船熟知水

性宜招爲水師不可棄以資賊常公不能用其言僅調

集兵餉守城中其後賊果收湖船破岳州武昌不守是

時君杜枝江勸辦團練復選胥吏年少者教以技藝預

爲備賊具既奉赴粵之 命遂解任往勞公以廣西肅

清無所用疏令回楚奉 旨交署湖廣總督張亮基察

看覆奏未至張公已改撫山東武昌旋失君遂告病養



疴於宜都之鼎家河芒屨布襪杜門謝客知縣景君欲見之搥門幾碎堅不可胡文忠公爲巡撫聞而賢之欲招致軍營君以鬱憤久病已不支後漸不能食日惟飲酒咸豐九年卒年四十餘鬚髮蒼然君病中著搔疴集言時事於廣西地利取詳作令時待士取優性簡默與人對坐常終席無一言其沒也貧無以斂胡公率屬吏賻之

論曰余曩聞朱君事奇其人及客河南遇君門人殷君始詢得其詳殷君曰君作書時不告於家人所親知之泣勸不爲動夫人至欲舍全家以赴國難卽所言未當已足重矣而乃以爲越職其職任疆事者又以身家念重而不肯爲然則職分中尚有人乎以君之才識而鬱悒以終豈不悲哉

閻省齋傳

閻淑震字省齋河南項城縣學生年少篤行與同邑曹學禮銳意爲劉念臺孫夏峯慎獨養性之學固窮礪節力揆本原嘗簪洗心譜其敍曰吾人不幸處窮鄉僻壤欲脫然自拔於流俗非尚友古人其何道之由夫尚友古人者非拘陳迹嗜糟粕已也以古人之性情陶鎔吾之性情循循於忠孝節廉之行超超於執利紛華之外不與眾人爭一日之短長不與天下校無益之是非不與吾身計目前之聲名澹然闇然與物無競不入俗而

亦不戾於俗焉斯可矣其礪志如此咸豐十年春撚匪入項城境淑震遇賊不屈死年二十餘歲

論曰河南爲二程子之鄉 國朝初孫夏峯湯潛庵耿逸庵先後講學於此故其流風至今未墜也太康張性淵以省齋遺詩見示讀之深有慨於心其感興詩曰面牆實鬱鬱中情思奮發又曰窮達各有道義命定不移烏呼是足以見君之學矣年未壯而遽以節死惜哉

孫太史傳

君名樹字友琴姓孫氏明忠烈公燧之裔孫世居餘姚遷山陰曾祖某游汴家焉遂爲祥符人君少穎悟事親有至性咸豐辛亥舉於鄉丙辰成進士己未 殿試入

集續編十一

三

翰林爲庶吉士君嘗負經世之志癸丑粵賊破金陵陷揚州中原騷動君知必犯豫議守邊當事者不聽五月賊圍汴君出金四千爲守城資圍乃解甲寅蒙毫盜起張納荆龔德等攻陷永夏虞城 朝廷詔舉行鄉團州縣吏奉行不力君嘗極論之以爲鄉團之役利於官利於民而獨不利於賊然而州縣吏往往惡團如讎者貪心蔽之遂輕聽反閒而不悟也時則有太康令祝瑄率柘城寶鉦商人賈太徵永城王相廷蕭九毅等倡舉義團敗賊於張橋復永城夏邑進剿雒河集焚賊巢幾擒渠魁會主撫者中賊先入之言撤團練事祝令禍且不測君曰此天下安危機也不可不辨白其冤於學使張

公爲疏於朝且薦其才事得解自此保障東南力挫兇鋒者累年且戰且耕而國家正賦得以無虧內地編氓安處鄉閭巷舞衢歌不驚烽火者諸義團之力也君嘗選授閩鄉縣教諭訓士以敦品勵節爲先閩鄉逼近潼關君以秦中富甲天下爲賊所覬覦遂託爲游山徧視險要作潼關論河南大執論又與項人王丹君爲堅壁清野議人多笑之其後言皆驗或難君曰鄉團果可平賊乎曰勸鄉團者意杜衛民使艸茅豪俊皆得自奮於功名則民不化爲賊賊可使復爲民縱不復爲民而殺一賊卽少一賊無路孳生終有時殲其醜類揚湯止沸固不如釜底抽薪之爲愈也然則鄉團果皆能戰乎曰

集續編十一

四

此視乎離城之遠近受禍之淺深風氣之強弱是杜賢有司因執利導以濟兵力之窮簡正兵以爲之主正兵肉之鄉團倚之正兵衝之鄉團斃之正兵尾之鄉團要擊之其勝也同薦章其敗也同卹典中原之地其有瘳乎又曰今寨堡已成民情可用第寨自爲寨不相聯絡恐賊併力攻一寨則諸寨瓦解因爲聯寨議數十條君多病然每有賊警必力疾登陴時時以國計民生爲念曰天下事尚可爲惜當事者不力非其本原耳辛酉十月二十五日卒年三十六卒之日猶驚呼其僕覓刀殺賊云

論曰余游河南交太康李又哲蘭儀邊饗友祥符王秋

鈴許汝濟孫雨農皆時彥也諸子時爲余僂太史之才而惜其言不用太史卒汝濟爲狀屬爲傳余因論次之如此云

陳獻清傳

君名壽熊字獻清一字子松世爲江蘇吳江人補蘇州府學生少孤能自樹立嘗作座右箴言入孝出弟之方居敬窮理之旨朝夕觀翫以資警省讀書好爲澁沈之思遇疑義連夕不寐期必達而後已以貧不能葬其親與其友吳江沈曰富應省試身次大江涕泣酌江流爲誓歸集同志傲桐鄉唐灝儒張楊園先生泐爲葬親會而稍變通之因是獲葬其親者數十家曰富亦能文章

集續編十一

五

砥名節者也君少與交游既壯又友平湖顧徵君廣譽益治經學遂棄舉子業自漢魏及國朝諸儒解經之書皆究其底蘊別其得失後又受業於婁縣姚先生椿先生爲桐城姚惜抱先生門人私淑寶應朱止泉先生之學君既學於姚先生自文章經術反而證諸吾心之理而體驗益深姚先生沒君授經吳淞閒當是時數百里內爲醇儒之學者咸推顧徵君徵君務持謙退未嘗爲學者盡言君則誘掖後進惟恐不及學士大夫漸尊嚮之先是咸豐三年賊陷金陵賴提督向公榮張公國樑先後堵禦故蘇松常數府得無恙十年三月江甯大營師潰張公戰歿兩江總督何桂清自常州退蘇松賊

遂下竄募敢爲守禦計者君居吳江之黎里鎮與里人謀練鄉兵捍之四月吳江陷賊來犯鎮鄉兵擊殺數十人賊退益繕守具爲持久計相拒兩月屢卻賊人心益奮無何賊大至鄉兵無援始潰副貢生馮經國子監典簿徐泰吉太學生陸鏡人及其弟某皆歿之君被重劓未殊長子婦葉氏及次女某投水歿君友人凌君泗迎至乘塔醫治得痊賊退君歸初黎里未破時有以款賊爲說者君厲聲言吾輩雖無民社然能歿之否則忝之若藉口計全鄉里靦顏迎賊不特棄君父之倫直不知人聞羞恥事矣及兵敗事乃有不可言者君憤不欲生遂作書別故舊絕粒五日而卒是爲十月二十四日

集續編十一

六

也年四十九君爲學宗主程朱闇然自修不侈講學名貌樸素若無能至名義所杜未嘗稍貶以徇俗嘗言數十年檢攝此心至今日始能不妄用又言於歿生之際視之淡然蓋其平日之所養如此所箸有周易集義周易正義舉正周易本義箋讀易學啓蒙私記讀易漢學私記冬官補亾攷工記釋詩說參同契注及詩文集若干卷又嘗注王西莊光祿蛾術編補緝吳枝庵所撰國朝文徵皆彙行四子某某

論曰昔兩漢尚經學宋與明多講非心性之儒故當世變節義遂爲千古冠甚矣學之有關於世教也君學養有本豈徒以節見哉君門人秀水陶楫能守君學家陷

於賊竄身窮鄉讀書勵志不少挫且擗君行狀以表其師之學行烏呼卽是可覘君之教澤也

宗義宗智傳

宗義宗智者河南內黃人宗飛之二子也飛一名芸閣嫻武藝嘗團練鄉兵能公平鄉人信服之後其叔父超犯忒連飛繫獄當絞咸豐十一年三月六日山東鄆鉅賊竄河北偏內黃內黃近楚旺漕糧屯聚之所也城高不滿丈難守禦於是飛二子欲殺賊以贖父身邑人素服飛之得鄉兵心也爲請於知縣黃見三且各以身家保其出獄集團助剿二子喜父之出獄也俱非爲鄉兵前鋒越數日賊分竄楚旺攻縣城執猖獗飛率二子督

集續十一

七

鄉兵五千人趨至西關禦之二子首入賊隊力戰死飛受重傷不還鄉兵皆奮勇殊死戰賊始敗走其竄楚旺者飛亦先調鄉兵擊退之漕糧完城圍解邑人上其功並其二子死事巡撫嚴公疏請免飛罪卹其二子焉是爲三月九日事也

論曰賊起粵西蔓延天下逾十年惟湘鄉曾公率鄉兵轉戰數千里力與之肉而賊燄始衰其所部今多爲名將名臣豈忠義經濟之士湖湘獨多與抑無人振興而提掇之斯正氣不作與余游齊魯燕趙陳宋間其以鄉兵捍賊死綏者不乏也然振興無人懷才抱異者多溷沒而不顯如飛二子以死戰代其父飛以將死之身一

出獄卽立功鄉里以表見於時不猶爲幸事也夫

馮福基傳

馮福基者山西代州人安徽潛山天堂巡檢馮焯之子也粵賊據安徽天堂介桐城霍山潛山之中山溪多險要賊所不至咸豐七年閒賊始入焉時福基年十四歲聞警匿母他所身藏利刃欲殺賊爲賊所獲因日伺隙刺賊不得閒常飲泣隨至湖北黃梅境竊市毒藥置飯羹閒與賊共食飲之賊不覺毒殺賊十七人福基泄憤而歿安徽巡撫李公續友聞之嘉其節爲請於

旌卹焉

論曰賊之所至專務脅從其壯者爲兵蠢者役使之士

集續編十一

八

則使掌文書從之者始由懼歿繼或甘心屈辱或不得已從戰陣受勞苦染疾疫而終不免於歿亾其能乘閒逃者已幸矣卒未聞有以殺賊顯名者也余往讀柳子厚童區寄傳嘆古今人之不相及今見福基事不又爽然自失也乎

趙季子傳

季子名淡彥湖州歸安人祖炳言湖北巡撫有政聲父景賢以守湖州功授福建糧儲道末之任城破殉難諡忠節先是咸豐十年粵賊竄浙江嗣後皖南浙東西郡縣多陷湖州前後左右數百里皆賊烽忠節激勵官民固守以待援兵而地勢懸隔兵不得達曾相國旣克安

慶急遣將力攻甯國廣德以通援師未及拔而湖州已
以糧盡被陷是爲同治元年五月也忠節守城三年至
是始失時浚彥居其叔父景廡湖南道庫大使醫中年
甫十二歲日憂念其父不置及聞湖州陷謂父必死號
泣不欲生六月七日夜潛起服毒以殉

論曰趙公城守之節雖張許無以過也然猶讀書稽古
數十年君臣大義久固結於其心而不可解故雖非有
守土之責而義氣直貫金石而不搖若孝子者可以無
死乃率性而行必與父爲好亾又出於童穉之年是何
肫肫其仁若此哉

馬公實傳

集編十一

九

君名樹琴字公實桐城人其先世本六安趙氏來爲贅
婿於馬氏遂蒙其姓馬六世祖孟禎明太僕寺卿事載
明史列傳曾祖翮飛乾隆元年舉孝廉方正學行爲儒
林所推君幼好學博聞強記中嘉慶丁卯副榜貢生私
淑同里姚惜抱先生爲詩古文長於掌故好旌別淑慝
凡古今忠孝節烈事蹟按討尤勤明季殉節諸臣荷我
朝賜諡予祠祭者均載入勝朝殉節錄矣又詔如有
遺佚許隨時呈報君用是博覽傳記野史及名人文集
采輯爲一書曰閩幽彙記以補殉節錄之遺又以邑志
爲文獻所關義例不正大無以成章事蹟不徵實無以
傳信因取前志彙援古證今糾譌訂誤易義例而推廣

之以好其實爲龍眠識略十二卷道光辛巳就直隸州
州判署江西銅鼓營同知丁外艱歸服闋援例進通判
以母老告近權河南清化通判補汝甯府汝南通判當
官勇任事時林文忠公爲方伯以講求吏治爲心君言
天下之患莫大於上下相蒙今世論治者以勤修政事
爲妄動以坐聽敗壞爲鎮靜積習相沿此所以未見實
心實政也因極陳是非之公因革之宜文忠甚重之數
年棄官歸養與弟樹章敦友愛修族譜建宗祠捐義莊
貧有養教有師婚嫁有資喪葬有助毅然欲以范文正
公及鄉前輩方恪敏公爲法嘗謂弟曰人生餘於德者
必盡化導之義餘於力者宜盡扶持之方餘於財者務

集續編十一

十

非周卹之道是皆分內事也以故君兄弟季友之名聞
於四方蓋終身無閒云君著書甚多不有校乘懼先世
遺書散佚乃輯馬氏詩鈔七十卷太僕奏略四卷翊翊
齋遺書四卷懷亭瑣記四卷嶺南隨筆三卷校訂精密
以次彙成咸豐三年安慶陷君避居邑西唐家灣十月
十四日桐城陷二十一日夜賊入山君被執挺身罵賊
遂遇害所著可久處齋詩文集十六卷藏於家是日同
君殉難者有唐履泰馬履泰名禮擗間賊至已走避矣
其父使歸視君遂遇賊不屈歿

論曰君爲人伉直坦率無他腸名義之際不少假借生
平著書取重節義臨大節而不奪固可信其必然也余

與君交久於君季友睦媼之行尤不勝歸慕云

葉瑞廷傳

葉瑞廷桐城人居邑西鄉張天坂讀書知大義有豪俠氣咸豐八年九月巡撫銜浙江布政使李公續賓既克九江遂率楚師復太湖潛山進攻桐城月之六日克之遂下舒城攻三河命總兵趙克彰卽補知府張家駒駐守桐城諭鄉民團練助官軍爲善後計鄉人以瑞廷負膽勇舉爲團長先是里人屢舉行團練皆虛文罕有真實籌辦者瑞廷旣受事卽實力部署編伍成焚香誓眾曰勿視爲具文余軍汰是遵非兒戲也以故部伍整肅械幟精明爲諸團勇冠十月十日李公殉節三河賊復

集續編十一

十一

竄桐城執甚張趙克彰檄鄉團助之禦賊瑞廷奉檄拜辭其祖以行至城列陣於東門外烏石岡與官軍對壘瑞廷執刀陣後令曰奉命助官軍殺賊上報朝廷下保身家杜此舉也竄退者齒此刀當是時賊眾我寡又新失大帥兵氣餒城中空無人不可守趙克彰先渡瑞廷沒於陣城復陷十月十九日也瑞廷旣歿失其厥其母及妻慟甚並於是在年歿僅孖遺孤三人是日團勇同歿者三十人焉

論曰昔孔子僂童汪錡能執干戈以衛社稷而歿有成人之行不可莽以殤禮瑞廷一鄉民無官守以歿報國議者或譏之不知旣爲團長卽官守也則雖謂一布

衣而有士大夫之行不亦可乎

候選訓導胡君傳

君名澤順字梅坪涇縣附貢生捐職訓導少聰穎好學無所不窺年四十後益就平實讀書以隨社自反爲歸不馳逐聲譽重義輕財尤喜振孤窮之急咸豐三年安慶陷於賊甯國涇縣議團防君奉父命前後輸金幾三千不邀議敘所居涇東鄉又毀家財助鄉人講丰捍禦之恣甚具嘗謂時事孔棘惟有固守忠義二字衛鄉里報國家爲分內事以是任諸己亦以是教諸家勸其宗族里黨以故人心感激屢蹶屢振賴以安堵者數年而君生計日窮嘗以麥粥療飢然處之泰然人不覺其

集續編十一

十一

貧也十年正月二十八日涇防失守諸子請避賊君自以受職爲儒官卽力不能磔賊亦不願與之並生於是恭讀聖諭廣訓危坐廳事以待賊入門擄其子凝然自若賊以刃逼之乃執巨梃鬪賊受五傷賊始舍之去次日人見之頭面及衣皆血一赤人也三月十四日賊復至諸子泣請行君曰行將焉往吾已受國恩死自一定之理可違乎十六日賊至家君與鬪受重傷賊還家人環跪欲負傷而逃昏迷中猶張目視諸子責以不遵吾訓乃爲姑息之愛將致我不能得正而獎也十九日見賊復大罵遂遇害年五十一是日長子婦朱氏投水死焉先是賊掠其二子五子貞吉亦以不屈死君所

著有四書一得錄周易觀翫錄已彙行同治元年節相曾公以君殉節事聞得旨予專祠

論曰孔子云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君以儒官杜籍無守士之分公之於義無傷也乃自君視之若大不義者然使其當官任職豈肯委而衣之以偷生邪烏呼是誠可謂篤信守死者矣

太學生吳君傳

吳君名柎字石僊涇縣人國子監生父芳培仕至左都御史兵部左侍郎君爲人剛方遇事果決幼隨父任所於古人忠孝大節凜然於心輿圖兵略一切濟世之具靡不研究困於諸生無所試咸豐二年二月粵賊陷金

集續編十一

十三

陵涇爲賊上竄之路君奉大府命團練鄉兵助官軍防剿吳氏於涇爲右族君遂於族中設立總局糾合茂林永定思齊三都制備軍火器械募練數千人吳氏子弟尤多四年七月援剿黃柏萬級雲嶺各隘會復石埭追剿青陽閏月援甯國復援灣沚八月出防蕪湖魯港燬賊船殺數百人是時君義勇之聲著於江南北鄰縣聞君所杜皆捐穀餉軍賊畏之不敢嚮邇五年正月堵剿箬坑馳援石埭五月復會剿石埭八月赴繁昌援出防南陵所至陷陣先登鄰邑防剿事宜亦咸咨決君自以世受國恩分應敵愾每論功還讓不居以此人心感奮隨所杜團集六年三月十七日剿太平郭郝間太平

陷遂由滄溪移駐龍門隘時賊大衆抵青陽分竄萬級
雲嶺芝麻高濂五嶺隘口君調勇分堵之是時都鎮軍
守樵嶺君與約先復太平後併力進擊青陽期二十二
日三路會剿及期都鎮軍馳赴厚岸遊擊徐某新至未
能進賊遂竄越黃蘗嶺涇縣被陷君時投賊太平星夜
馳回灣灘籌克復二十六日進攻君奪南門先入巷戰
至晚賊久拒君受重傷時已不寐者九晝夜猶復力與
賊持手射殺賊數人鄉兵奔救之賊由北門潛遯城克
復而君以力竭傷重歿于第義勇從殉者數百人君自
團練義兵四年涇雖被賊尚無恙鄰邑皆賴之自君歿
後數年賊始盤據皖南民大困十不存一君殉難時年

六十七歲

集續編十一

七

候選教諭王君傳

王君名汝費字金門合肥人世有文行父朝選君少嗜
學篤行過人嘉慶戊寅副貢生道光壬午就職教諭以
親老不赴選授從養親弟子成名者百餘人晚年篤志
宋儒之學咸豐三年春正月賊陷安慶巡撫李嘉端駐
節廬州檄君辦團練先是安慶陷皖北千里震動君既
受命乃招流民練壯丁編保甲儲米粟人心爲之一固
嘗謂人曰 國家養士二百年獲效正杜今日吾人讀
書數十年致用亦杜今日勿誘爲異人任也或曰賊若
入境畜髮全軀若何君怒叱曰薙髮而生戴髮而歿何

以見先人於地下十月賊陷桐舒廬州大震時巡撫以
罪忒十一月十日巡撫江忠烈公忠源至方嚴飭守禦
越二日清晨賊已蟄集城下江公文武才智勇絕人應
變達機殺賊甚眾人心始定君奉諭守大東門督民夫
塞水關一夜而工竣遣練勇李榮升等隨江公親兵踰
城擊賊榮升有膽力每遇賊奮勇當先連燒賊營獲渠
魁竟以深入被鐵江公愾之然以是知君之能用人也
賊穴地道攻城江公傳令取棺盛土塞之里人匿空棺
君曉之曰事亟矣不從公令城且破無及所矣何棺爲
眾皆諾先是江公至危城中兵不滿千餉需告匱君振
臂呼曰江公善守江西有明效此長城可恃也由是荷

集賢編十一

五

戈者雲集富商巨室爭毀家輸軍餉壺相屬於路江公
疏言廬郡紳民萬眾一心爲君及一時倡義諸人發也
堅守月餘城陷復完者再而賊以數萬環攻旌旗蔽日
金鼓聲震天黃霧陰霾連日不解是時陝甘總督舒興
阿奉命援廬州駐軍六十里外不進城中鉛藥垂盡
執不支十二月十六日五鼓西城忽有聲如雷有頃北
城火起江公命各抽練勇禦之君方巡守東門率勇奔
赴至演武場南何氏宅菊遇賊勇丁許之坦范國祥等
三十人皆戰歿君被執訶之跪君罵曰我杜籍候選教
官也賊當爲我跪我豈爲賊屈乎賊怒脅以刀罵益厲
遂被害有鄰人蔡九者逃入何氏竹箔下竊窺之次日

又見賊昇眾屨擲大窖中獨君屨挺臥地下力昇不動賊舍去既而逃出告君子往斂之君爲人沈博淵靜平居退然如不勝衣及臨大節則義形於色所箸有經籒集古今體詩文悉燬於火里人感君義均祀岐王墩江呂二公祠後巡撫福濟爲請卹於朝君殉難時年六十歲子三人

縣學生胡君傳

胡君名浚字澗如黟縣人縣學生讀書有氣節咸豐五年正月賊陷黟破羊棧嶺徽州府勇目方建國章名輝二十五人歿之賊以計劫文士君時臥病起髮長特薙髮至賊所唾賊面罵曰我大清秀才胡先生也爾何

集編十一

六

甘心悖逆爲抑知往者吳三桂耿精忠張格爾策布坦妄其力百倍爾終撲滅教匪林清黨與半天下蠢動七八年卒正浚卽粵匪李沅發蕭朝賢等亦皆不獲逃天誅況區區餘孽竊金陵一城能移漢祚乎今乃敢窺伺我黟我已設守險要府兵至爾輩殲此矣其速悔悟歸順或可貸一死也言未卒賊使人送胡先生出曰是狂疾勿留也君怒叱曰爾病狂密心反謂我狂疾耶時賊欲要結愚人心未加害也君行至迎靄門持大槌詫而入遇賊便擊君力大且憤怒傷賊甚多槌折力盡歿於迎靄門賊得君首歎曰胡先生真大清秀才也乞者杜城親見之二月禮部郎中余毓祥遣其子監生余肇

元以徐兵備之師至賊由六都焚民房數百間而遜有吳正貞者歿之賊既遜乞者出乃爲人言胡先生不屈事也

汪學鑑傳

汪學鑑字寶霞黟縣人少習賈爲人賈遷於常州勤謹端恪數十年不易主人好讀書每讀史至可憤嘆事未嘗不慷慨激越也自粵賊陷金陵常州戒嚴籌防籌餉學鑑每愆惠主人捐金以倡且謂之曰我輩久高昇平皆蒙國家之德今不幸值多事擁厚貲而不急國難是狗彘不仁也咸豐十年春逆賊竄出金陵大營潰三月二十五日陷溧陽主人以眷屬託之避於丁家橋

集續編十一

七

四月六日常州陷空輿繼不守學鑑病遣主人眷屬遠避獨畱丁家橋命其子隨團丁拒戰子以父病有難色學鑑頓足搥胷曰我年踰六旬歿乃分內事所以未卽歿者以與主人交久欲得其存以消息巨爾當志切同仇勿以我爲念五月團丁失利賊燒殺甚慘以學鑑老病末之害也學鑑反婉言勸其反正不從則讜言以警其叛逆或勸之無蹈虎口學鑑不謂然也初六日賊又至學鑑急起復罵觸賊怒推於門外學鑑益忿手搏之因遇害賊焚其寓宅十五日始他竄子歸尋其屍挺直如生暴烈日中久無一蠅蟪見者傳爲異事年六十有二生平然諾不苟無疾言遽色事父母以孝儻

內閣中書銜教諭趙君傳

趙君名起武進人道光庚子舉人揀選知縣以團防功
欽加內閣中書銜卽選教諭祖翼乾隆辛巳一甲三
名進士賢州賢西兵備道有文名君爲人清正咸豐十
年三月金陵大營潰四月二日賊竄攻常州先是總督
何桂清駐常州聞金陵潰卽退走士民乞畱守城不可
由是文武吏俱先期散君以世受國恩義憤激發不
自忖遂約前廣東澄海知縣李彤勳兄子浙江候補知
縣祿保與紳耆籌議激勵鄉團登陴固守以待援凡四
晝夜殺賊無算外援不至而賊來日益多初六日城陷
君歸命妾蔣氏率合室婦女自沈於園池遂整衣冠端

集續編十一

六

坐廳事羣賊至有識君者以君居鄉儻盛德勸令自全
君大聲叱賊引刀自刎子縣學生曾寅以身衛父刃賊
數人遂被害祿保以拔貢生中道光己亥舉人是日城
陷後赴保衛局罵賊被禍尤烈云其沈於池者蔣氏外
曰劉氏君長子前福建候補同知達保妻也曰汪氏三
子附監生曾愷妻也曰劉氏五子曾寅妻也曰湯氏六
子候選通判曾錫妻也又君從子從九品銜曾乾之妻
呂氏縣學生曾晉之妻呂氏孫從九品銜承銓之妻余
氏達保女五姑曾愷女登姑次子湖北候補知州曾裕
之女三姑細姑曾裕妾顧氏凡成十三人君孫承銓者
亦曾愷子也從九品銜見祖父叔父被害母赴水亦不

忍獨生沈於池

陳鼎需傳

陳鼎需定遠人監生咸豐九年五月閒撚匪結髮逆攻定遠先是撫軍翁同書駐兵於此數月矣及是將移屯壽春定遠令周君佩濂苦諫不聽竟拔去周君遂與紳民約歿守鼎需與焉嬰城二十餘日城陷時六月十八日也周君間變顧謂其兄義宐公曰親老無從歿也奮擊大罵殉節鼎需先約族人防守西門間東城地雷聲遂各持械奔救猝遇賊巷戰歿從昆弟附生鼎選歿於西門董公墓監生鍾第受五傷歿於宅旁同力戰歿者曰附生鼎煜鼎璜監生敦培德培裕培文章吉培寅培

集續編十一

九

壯培憲培山尊安均端培忠培鍾奇鈞戴鈞詒全才及坦凡十有八人其不能戰而全節者則有附生衷培年八十附生興培年七十皆曰吾老矣不能爲國殺賊其將以守歿對聖賢可乎於是與興培之子附生鈞泰從子附生鈞亮孫駿生五人同縊於剛倫堂附生宗培廩生鼎璣子鍾璧間之亦曰吾輩諸生歿學官乃其所也於是三人亦同赴剛倫堂至牌樓遇賊虜至齊營大罵拾磚石擊之遂俱殉節合肥例貢生蔡祥陳氏婿也亦同時罵賊歿之州同銜驥千與其子監生敘培候選縣丞念培從子從九嘉培受培慶培六人相與語曰吾父子聚而生當聚而歿以剛吾一門全節之義且旣不

能殺賊亦無使此身污於賊手也於是髮相結某於塘中其守城罵賊死於城隅者則又有候選縣丞鈞恬監生鍾熙文童鈞藻文培理培沛生鈞調鈞籌凡八人當是時城中婦女死節者尤多而陳氏爲尤烈河南候補道鼎雯之妾鮑封安人王氏先自盡於後園艸舍鼎雯有子婦方氏守節二十餘年當城未破時卽密縫衣裙自書姓氏於帶以防非常至是以罵賊受傷因自刎不殊乃奮身投塘死族中節婦鈞祐之妻方氏亦以罵賊死之又有李氏者鼎雯之子候補知府鍾琪之妾也舉火自焚曰無使賊得踐吾體有宋氏者監生秉楨之婦也閉戶仰藥而卒其女三姐年十六見母死遂與

從九鼎年之幼女四姐投塘中四姐甫四歲知縣用候選縣丞秉杰之女大姐年甫十六罵曰吾與坐而待死毋甯殺賊以死之爲烈也手執廚刀見賊來劈傷其臂賊擊之傷數十浴血而罵齒舌俱碎賊斷其喉乃已鈞恬既死於城隅妻徐氏亦罵賊被害全才既以巷戰死妻楊氏遂自縊以殉與培既盡節學宮女大姐遂投井中曰吾父不辱聖賢吾亦不可以辱吾父以縊死者尚有鑄培之妻何氏鈞祐之妻宋氏死於井者尚有鼎璣之妻方氏湖北候補從九甄之妻方氏蓋相約也附生鈞欽之妻張氏女大姐附生一籌之女適凌氏子婦方氏亦俱死於井中其持杖擊賊者則有節孝盛氏玉龍

之妻也年八十見賊至擊之又以頭撞賊賊以其老不
殺盛氏乃率其孫婦方氏同壯培之母施氏端培之母
張氏嘉培之母劉氏德培之母周氏立政之母唐氏孔
培之母武氏曰吾輩年逾七旬雖賊不能汚然與賊共
生一城卽汚也何如歿於塘中借清水以洗此愧邪遂
同歿德培女九姐壯培女大姐鍾桂女大姐皆從之鼎
雯家有女媪數人失其姓氏皆投井歿鼎雯孫汧生從
子金鑄從孫彭壽俱三四歲從乳媪歿之凡男婦歿節
者七十七人陳氏於定遠爲巨族自咸豐三年髮逆陷
廬州與定遠壤相接陳氏以募勇助官兵守禦者毀家
財巨萬後有土匪圍城陳氏守陴出戰陣亡者數人城

集續編十一

三

得全及是以撫軍退駐壽州城始陷撫軍駐壽州久之
復陷於苗需林之亂

侍讀銜內閣中書鍾君傳

君名淮字小亭江都縣人父大志道銜候選知府叔父
大念候選州同父命君爲之後節母周氏姑適王氏者
亦少寡君事之以孝聞嗜學好義道光丁酉科中順天
鄉試舉人援例爲內閣中書加侍讀銜補漢票籤中書
舍人充國史館核對玉牒館謄錄以本生父病乞

養歸遂不仕所居佛感洲瀕江恃隄爲障君竭貲保固
人賴以安己西江水大漲數百年未有君奉母避居揚
州賃舟楫齋餅餽餼糧約同志沿江上下濟災民無算

遂上書當道請設粥廩十別男女第老弱招同人分任其事自晨至夕盛暑烈日中無少暇不足則於古道院自設一廩振之又念世族子弟不忍其雜處也設局於安定書院勞來安集冬水涸乃遣歸多所全活倡之者君也君因謂防患賢於未然遂興修江都儀徵圩岸親督率之工實且堅洲迄今無水患咸豐三年粵賊竄據金陵揚城將不守君歸洲謀曰洲地居瓜州東爲賊衝要賊至當保聚以拒之不克死之無覩顏偷生爲也未幾賊入揚州據瓜州君禦賊之意益奮都統琦善率軍至聞君名乃以江州鄉團統於君君不辭募勇二千人乘賊不備營虹橋虹橋去瓜州八里爲東路門戶自是

東路得安枕無恐軍糧器械皆傾家以濟之君少習武事膽識過人臨陣爲士卒先迭攻瓜州皆出奇制勝斬馘禽生焚賊巨艦賊來偏輒戰卻之賊甚畏憚然慮經費不貲非亟破瓜州不能與賊持久也遂約艇師水陸夾擊以五月二十九日進攻其時賊營羅列江岸君攻其北艇師乘風直上攻其南賊死甚眾將不支忽反風艇師下退賊由南面出兜我軍後眾不敵促君行且俟後圖君曰我退賊必追虹橋將不守我當以身禦之力戰而殛家丁徐嘉明以身蔽君格鬪甚力殉難之夕有素受恩養者潛入瓜州尋得君面如生而腸腹無完膚事聞詔加知府銜賜卹後又奉旨依禮部議入祀

京師昭忠祠并入祀陣亡地方府城昭忠祠六年奉
上諭圻祀提督雙來瞿騰龍揚州城外雙忠祠君殉節
時年三十九一子毓麟

論曰吾聞揚州未破時郡人江壽民出款賊以爲賊必
不至卽至亦不害民也闇者信之不設備而賊遽至江
壽民無地自容以死等死也與禦賊以死者何如哉君
矢志捍衛鄉里及死而東路實賴以全嗟乎使君早有
專城之寄或寄專城者皆如君天下事豈至是邪

伊季廉傳

君名樂堯字遇夔姓伊氏曾祖宰卿祖榮敷自浙江慈
谿徙居錢塘世有隱德父邦達謹厚好施有詩集母愈

集續編十一

三

氏繼母邵氏君少與仁和邵員外懿辰爲交友俱以通
經名於時浙撫與學使者至必優禮之咸豐元年將舉
君孝廉方正辭不就就是年舉於鄉典試者爲呂文節公
賢基以君所對策呈

御覽焉五試禮部不第按察

使段光清入覲

文宗皇帝問杭通經學古之士以

君對

文宗曲詢其家世僞歎久之十年夏歸自京

師湘鄉曾公欲聘至軍中以母老辭十一年冬十一月

賊再陷杭州數受賊刃不屈奉繼母出乞倉山中安貧

守約不改其素志同治元年正月十九日竟以寒餓致

疾卒年五十有三君事繼母以孝聞撫諸弟友愛皆人

所難與人交分財讓善一本仁厚謙謹和易出於至誠

士無賢不肖皆敬慕之蓋以所得於經訓者爲日用行
習之準故敦倫秉義卓然爲鄉里矜式焉君旣以通經
知名而四書文亦冠絕一時從遊者日益眾君卽於此
寓講學之意令人體之身心驗之行事婉委曲暢學者
多觀感興起潛移默化於不自知平居動必以禮恂恂
若無所能及講論經史疑義古今政治成敗得失則抉
幽發微皆有獨得之見而合於人心之所同然其嗜讀
書若饑渴之於飲食孜孜矻矻常終夜不就寢造次顛
沛未嘗少違方賊圍城時旦夕莫必其命猶與邵員外
窮經不變也於六經仁義之旨程子朱子之書漢唐儒
先解經之說與夫近世爾雅說文之學皆研精覃思貫

串融洽用以抉摘羣經之疑審訂先儒未定之說每豁
然而得其理解確然而不可以易所爲古文辭亦相據
理要樸茂淵懿然多散棄不自矜辛因夏讀表記坊記
緇衣祭義冠義昏義諸篇反復究論忽有所會於是分
析其章段推闡其精微奧旨宏綱昭然若揭未及成書
而君卒矣越中張楊園陸清獻而後正學衰替垂二百
年杭州惟潛齋應氏爲性理之學麓泉趙氏多說經之
文而君與邵員外則講明義理究切遺經舉一切偏蔽
乖謬支離破碎之說皆能辨其穿鑿摧陷而廓清之而
言行大節又能不背於聖訓乃君以守節餓死而員外
亦先以罵賊殉難於城所著尚書通義孝經通疏皆嘗

經君討論俱燬於賊惟禮經通論存其半遺文數十首
漕督吳公棠刻之於淮安君所著書未編集今皆散佚
不可得矣惟嘗校定周易程傳本義音訓及詩傳書傳
音釋五經補綱正訛補脫有功來學所編孝經指解說
注及所著孝經辨異指解補正皆已梓行於世稱善本
焉君卒渴葬城西四鄉大巷山之原娶侯氏事姑以孝
謹僮子二女一適邵員外子順年城陷赴水殉節君門
人袁鳳桐曾狀君之行云鳳桐字廉伯一字敬民年少
潛心正學人皆以爲迂獨邵員外與君稱爲後來之傑
遂從君游學日進性孝父卒於外奔喪持柩歸葬旬日
必數往墓次慟哭城陷母投水死鳳桐被賊掠屢自經

集續編一

三

賊拒之因逃之滬上慟母鬱積成疾乃作君行狀成付
門人邵順年而卒

論曰余與君曾通書論學而未嘗相交於邵員外亦然
員外殉節後遺文不存獨余曾藏得數十首檢付順年
今吳公所彙行者是也順年以君行狀屬余爲傳余不
獲接君言論讀君狀益慨慕久之然念君篤實好古力
行而天之所以厄之者如此其至每執筆愴然不可爲
懷今始據狀次之而順年已卒矣鳳桐顛沛至卒猶能
狀其師之行是可紀也故增箸之鳳桐之行諛蓋得之
於順年

朱伯韓先生傳

先生名琦字伯韓廣西桂林人父鳳森嘗知河南濬縣嘉慶十八年滑縣賊起著守城功有循績先生少篤學慕其鄉陳文恭公之爲人毅然思以志節勵當世不務躁進其論學旨要謂欲觀聖人之道斷自程朱始欲爲程朱斷自忒其利心始所著辨學三篇孟子說貨殖傳書後三致意焉道光辛卯舉鄉試第一乙未成進士官編修改官御史時天下承平久上下習爲容默士氣委靡而言官尤不稱職先生獨抱隱憂著名實說其略曰天下有鄉曲之行有大人之行鄉曲大人其名也彼之其行而察其有用與否其實也世之稱者曰謹厚曰廉辭曰退讓三者名之至美者也而不知此鄉曲之行也

非所謂大人者也大人之職杜於經國家安社稷有剛毅之大節爲人主畏憚有深謀遠慮爲天下長計合則留不合以義去身之便安不暇計也世之指摘不敢逃也今也不然曰吾爲天下長計則天下之釁必集於我吾爲人主畏憚則不能久於其位不如謹厚廉靜退讓此三者可以安坐而無患而其名又至美也夫無其患而可久於其位又有天下美名士何憚而不爭趨於此故近世所號爲公卿之賢者此三者爲多矣當其峩冠檐裾從容步趨於廟廊之間上之人不疑而非議不加其沈深不可測也一旦遇大利害搶攘無措鉗口撻舌而算敢言而所謂謹厚廉靜退讓至此舉無可用於是

始忠向之爲人主畏憚而有深謀遠識者不可得矣且
謹厚廉靜退讓三者非果無用也古有負益世之功而
思持其後挾震主之威而唯恐不終未嘗不斤斤於此
故可以鎮薄俗保晚節後世無其才而冒其位安其樂
而避其患假於名之至美儻然自以爲足是藏身之固
莫便此三者孔子之所謂鄙夫也其究鄉愿也是張禹
胡廣趙戒之類也甚矣其恥也遂數上章陳天下大計
與蘇廷魁陳慶鏞時號諫垣三直其疏畱中世不傳先
生自以不能遂其志卽不能稱其職亟告歸里未幾粵
賊禍起其言皆驗家居團練鄉兵助大府籌守禦會賊
中梟將張家祥募義來歸羣帥疑而未敢許也先生識

集續編十一

七

其忠果可大用以全家保之後果爲名將歿王事卽世
所稱張國樑者也先生以守城勞議敘道員候選再入
京師居踰年之江蘇復之杭州咸豐十一年總理杭州
團練局賊圍城督守清波門城陷歿之先生工詩古文
以上元梅伯言郎中爲師友著有怡志堂文集六卷詩
集八卷先生論事每持大體務卹民方用兵時籌餉日
亟一切苟且之政競進或嫌其言爲迂闊云

論曰道光閒諫官多不言事自先生與蘇陳二公侃侃
廷諍而後風氣漸開然禍機已萌蘗久不可卒制矣先
生歸咎於謹厚廉靜退讓二者自余觀之特假其名而
貌爲其似巨又烏嘗有謹厚廉靜退讓之實也哉

柏堂集續編卷第十二

傳三

姚毅圃先生傳

先生名長林字岑豐廬州廬江人生六歲而孤母徐孺人苦節自誓先生孝謹性成母所教督未嘗稍迂其意乾隆乙巳歲大饑母染時疫先生年始十四侍疾終夜不寐有所需呼之立應晨起入市非醫市藥每枵腹行四十餘里凡五十日始愈有弟甚幼無以養先生日賃米於外親負以歸母與弟既食而後食其終身孝友無間多此類母年八十餘猶時舉其事以語人也先生少好學精通易理兼習古文辭爲諸生文名甚廣從遊者

集續編十二

一

日數十人累試不第怡然以訓徒奉親爲樂蓋篤志於洛閩之學跬步必於禮書所爲夾必書以自省雖當盛暑居暗室必正衣冠閒有撰述旋廢棄不欲以爲名凡族黨中孤苦無依者宗祀廢絕者孝子節婦湮沒未上聞者先生皆竭力經紀賙其衣食恤其死生俾各得無憾力不能逮則告於族媼朋友其成之人感先生風義無不應數十年無一日閒雖盛寒暑人所畏憚不前者先生不顧也束脩所入不以治生計生平未嘗言人過失善無大小津津樂道之教人必以禮汰子弟或有過舉及鄉里素行桀驁者輒惟恐先生之或聞之也先生心仁氣和然遇義勇爲學者偁毅圃先生咸豐二年

八十卒於山東濟甯州子繼勉道光丁未進士今署兗州府同知能承先生之學

論曰余少從玉峯許先生遊粹然儒者也友人文鍾甫爲言廬江姚先生德行與許先生大相類余心欽之欲一往見未果問之廬人得先生行事之詳益未嘗不想慕其人先生文行兼優不嗜名利近於古之爲己之學然世儒爲己之過又往往愒然於世陷於楊子爲我而不知若先生處獨善之地而懷兼善之心吾師乎吾師乎

劉棻雲傳

君名傳瑩字實甫號棻雲湖北漢陽人以舉人官國子

集編十二

二

監學正少讀亭林顧氏慎修江氏書慨然以通經史立功業爲志尤熟於德清胡氏太原閻氏方輿之學凡字書音韻天文推算古文家之說皆刺得大旨日夜鉤稽不懈久之稍損心氣幡然改曰吾力勤於考據而理道之蘊未能尋非情殷於民物而倫常之間動多乖失疲精喪志長傲增驕其弊與習舉業志富貴利達等於是日繹先儒書毅然欲以盡倫復性爲事尤以審於辭受取與爲基初君官太學繼室鄧氏之父資之數千金以遂君迎養二親之志然心常不自安一日盡反其金移疾歸養將家居教授從政於門內庶浩然其自得也著剛性剛教剛治三篇以詔學者首言人之所以異於禽

獸以其得性命之正而已性命之實著於五倫愚不肖者日用而不知賢知之過又好高而失實此所以違禽獸不遠也中言二帝三王之立教皆以明倫學校之勸懲 朝廷之舉錯悉不外是是以其時風俗醇厚三代而下惟漢置孝弟力田科舉孝廉方正猶存此意故其風俗近古自唐以後專以詩賦帖經取士天下悉趨於書章記誦罔途不復知先王立學本意苟長於書章記誦則雖不孝不友無禮無義皆可以掇巍科取高位而長民輔世卽委之如是之人無怪乎風俗薄惡而凶荒盜賊不絕於史策也終謂帝王之治通乎神明光於四海不過盡人倫之實推之天下使各盡人倫之實而已

後世不乏有志治平之士或徒以事功爲意而忽於家室彝倫之近亦見其推之無本行則必躓而已矣君於先儒獨宗宋五子及元許魯齋明薛敬軒吳康齋胡敬齋 國朝張楊園陸稼書先生之學粹然一軌於正居家數月爲日記一編其於身心性情事父事兄日用細微之故隨社檢察有不至自責絕痛雖病革不怠將卒爲遺令考之禮經覈之 國家會典以權度於天理人心之空不欲使一事牽於習俗而畱餘憾時道光二十八年九月也年甫三十有一所集有孟子要略曾滌生侍郎棻行於世兄子世墀門人洪汝奎爲鈔遺集桐城方宗誠編爲四卷藏於家

論曰正學輟講久矣乾嘉以來好學之士卑者溺科舉
書章高者以漢學攷證馳騁當世爲務身心倫常之理
力窮而務盡者鮮矣道光閒乃有唐公鏡海吳公竹如
倭公巨峯寶公蘭泉曾公滌生何公丹溪諸先生相與
講修於京師君與曾侍郎取友善始爲博綜之學繼乃
粹然爲醇儒讀其遺令臨歿生之際而不惑毅然欲修
身以俟之可謂篤信好學君子矣

舒觀察傳

公姓舒氏諱化民字以德自庵其號也江西靖安人先
世多潛德鄉人祀之於薰德祠公少好學家貧鮮藏書
常手鈔呂氏呻吟語陳文恭訓俗遺規心體力行終身

集續編十一

四

不懈中嘉慶丁卯科鄉試舉人丁丑大挑以知縣用歷
任山東費縣長清厯城以卓異升德州知州道光辛丑
舉治行第一 奉旨簡放蘇州府知府厯升浙江督糧
道杭嘉湖道署浙江按察使鹽運使年七十致仕公爲
政務興利除害愛士蒼民尤以敦風化爲先所至編行
保甲修義倉義學捐試資行賓興禮詳立規條爲經久
之計必使士民沾實惠而不爲具文新文廟名宦鄉賢
祠築畫圖孝弟錄訪舉節孝幽隱必至爲立總旌坊嚴
禁吏胥需索之弊嘗言爲官當作久於其任之患厯一
地有一地應爲之事事未辦與辦而未成者抱歉實多
何敢作遷擢想也其調長清也先是長清自正月至六

月不雨民心皇皇大府以公善撫字檄往治之公入境行二十里大雨沛然歲乃大熟由是濬河築隄積穀興學謀久遠之利民至今德之請祀名宦祠任歷城首邑時公務繁劇而畱心民事如一訟獄多親聽之其後知蘇州亦然杜德州訪停喪未葬者三千餘嚴立阻期禁奢靡拘忌無子孫者族姻營葬無資者官爲葬之事畢以狀上大府請下其汰於他州邑杜杭州俗尤浮靡停喪者三萬餘公倡捐開局設官整理未卒事告歸猶諄諄勸諭士民無終懈又白大府奏請著令凡服除未葬者仕宦不得補官儒生不得應試所以教孝教忠者皆杜是事雖未行而公之敦本善俗多此類公性寬仁然

不爲姑息之政德州有土豪封姓積惡不悛歷任官莫敢治公擒之按治如律知蘇州未一月英夷闖入寶山有土寇聚眾行劫公曰外患未至而內亂是引盜入室也請大府梟其渠魁四人境賴以安夷務平公時護理糧儲道以江南漕賦甲天下而蘇松常鎮太尤甚今旣遭夷警轉徙流離又苦催科之急非所以恤民也白大府奏請減十之二三其後蘇松二府得如所請杜浙江時海防屬巡道兼轄南豐沙漲趨北岸塘身衝潰公冒暑雨晝夜巡視圖方略累月而塘成公論治尤以人才教化爲重間有遺才弊俗必肫肫爲大府言之嘗曰人才者國家所倚賴民生所莫安危者也平時必一忠誠

可恃之人異時卽少一緩急可恃之人又謂安民必先
察吏而察吏爲尤難循良之與冗闕賢否判然惟中才
介於可賢可否之間策以上進而精神可期振興聽之
波流則行徑日就卑鄙此中陶鑄全賴上官周資博訪
得之有意無意之間遇切要之事於公牘外別下教誨
切告戒屬吏奏記許其自抒議論條陳所見或如宏獎
或教其所未及如是雖中平之才亦將爭自濯磨以供
職分又謂古今政治無過興利除害兩端當隨事之大
小時之緩急乘機度勢爲之而欲厚風俗興禮教舍振
拔士氣無由近世儒學一官成備員矣誠得有品學者
示之典型必有鼓舞而振興者書院爲儲畜人才之地

誠得碩士通儒聘請分主講席甄陶培養豈不可育英
才又謂爲上者不可有嗜好多一游藝之心卽少一體
國之力繁縟絢采之習尤宜痛戒先自我躬作則而又
多方曉諭惜民財力乃可以厚民風俗不然其害始杜
百姓終必國家受之粵賊跳梁公謂治盜賊如治痰涎
蒼良民如蒼津液善醫者不遽使痰涎化爲津液當無
使津液化爲痰涎中外文武大小官司其所行順理與
否皆足以弭賊亦皆足以致賊也又曰天下事無成而
不毀之理所冀防於未然及早圖之則事半而功倍至
於敗壞決裂往往經年累月勞民靡費而不可收拾嘗
欲奏請陣亡官得追封先代俾忠臣報君卽以報親而

因忠以遂其孝復藉忠臣之孝以勸爲子之忠論事持大體通時務多如此已所不能行者皆以白大府居位太官如一日也持躬節儉祿入多捐爲祭田餘則散族親之孤寡窮獨或老不能自存沒不能棺葬者粵匪圍江西靖安土匪將起公急訪族中貧者數百人給資使治生計又立祠規有入匪黨者罪無貸土匪肆掠公言於邑令置之汰又勸鄉人富者給散貧者亂始定年老避亂山東猶日讀有用之書勤事民瘼嘗自謂形體已瘁志氣已衰獨好才喜士憂閔生民疾苦之心猶未死也所著有厚德錄節識呻吟語節識備忘錄節識祖訓釋義文集雜著若干卷咸豐九年正月卒年七十八子

集續編十一

七

四人孔懷孔授孔安孔恂孔安以舉人剿賊立功今爲山東知州

論曰孔子云善人爲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矣又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卽戎今人每以善人所爲多迂闊而遠於事情非救時之才而烏知勝殘去殺與卽戎固非善人不可哉公存心立政眞可謂善人也已使天下親民之吏皆如公盜賊又何自而起邪公所設施多可爲循吏汰余讀其上大府諸狀知公之所畜積其仕猶未足以盡之也旣編公集復次之以爲傳焉

循吏張君傳

君姓張氏名聰賢字慶濤桐城人太傅文端公之五世

孫也中乾隆壬子舉人嘉慶辛酉成進士丁外艱歸乙丑補行殿試授翰林院庶吉士戊辰徵館以知縣用是年選陝西甘泉縣調補長安數年以卓異升同知直隸州君遽告歸終養丁內艱服闋道光壬午復權知長安數年始補潼關廳同知嘗兼權同州府事以辦軍需賞加知府銜君性樸素裘馬不飾居官十餘年未演劇飲宴惟以振起士習民風興利除害爲己務杜長安取久善政尤多閔民不識詩書勸義學二十餘所以訓蒙士時親考課行賞罰縣多弊俗君設立規條擗通俗詩句擇素行公正者爲鄉約長多方化導犯者約長先以理斥不變然後白君懲之弊俗遂革實行保甲匪人

集稿十一

八

不得匿境內回民舊有禮拜寺月朔咸集君因其俗時往爲講說孝弟忠信廉恥禮義之事而剖析是非寓反經以正邪慝之意回民德之縣志不修百餘年君懼節孝義行久益湮沒捐俸設局采訪四載告成凡入志者俱給匾額以示風勵婦女由是皆知貞節之爲重有王氏夫歿家人強使改適投井歿鄧氏女未嫁夫歿亦誓歿不渝君聞以鼓樂導歸夫家率邑士往拜之志成之後又訪得如例者二百餘人具載縣冊俟後之修志者得有所攷亦先表其門閭尤以課士爲先謂士者民之表也前後十餘年未嘗稍懈縣舊有蒼龍河年久淤塞每秋澇山水衝突計傷長安三十四社民田萬五千畝

鄠縣八社民田五千畝咸陽五社民田三千畝上流居民築隄爲防而下流民以受害與訟君親循視河道勸居民各邨分段開濬河身以興築沿河高岸移書咸鄠二縣邨民亦然其離民遠者不便撥夫則捐俸以濬一年而工竣河患遂息君又慮日久事廢記章程丈尺勒石以昭久遠諭居民立會期每歲三月各清河底淤泥以覆堰上加培築樹株蘆葦礙水道者盡搜掘之俾無阻滯以爲永利居民至今設位瞻拜名其河曰張公河君卒於潼關廳任道光十一年六月也次年長安士民以狀申大府奏請入祀名宦祠子四人延齡舉人怡齡太學生後官夔州通判佳齡舉人萼齡

集續編十二

九

論曰余嘗從馬元伯工部朱魯岑先生問鄉前輩遺事皆稱君質直有古人風避亂時與怡齡佳齡游重氣諍尚節概益知君之以清白貽謀者遠也取後得長安士民所記君政績上大府狀讀之雖古循吏無加焉因次其事以示後世云

管異之先生傳

君名同字異之姓管氏江甯上元人祖需穎上教諭父文郁早卒母鄒氏守節事姑教子成學嘉慶初桐城姚郎中鼐主講鍾山書院以古文倡天下君從遊久苦力孤詣淹貫羣言好爲深湛之思姚先生少許可獨推重君道光乙酉中江南鄉試舉人主試者新城陳侍郎用

光不敢待以門生之禮君容端氣肅論篤行方遇人和
易不露圭角而中自嚴厲有志經世不獲用嘗著擬言
風俗書其略曰天下之風俗代有所敝承其敝而善矯
之則俗美而世治且安承其敝而不善矯之則俗頹而
世危且亂我朝之興承明之敝明之時大臣專權今
則閣部督撫率不過奉行詔命明之時言官爭競今
則給事御史皆不得大有論列明之時士多講學今則
聚徒結社者渺焉無聞明之時士持清議今則一使事
科舉而場屋策士之文及時政者皆不錄大抵明之爲
俗官橫而士驕國家知其弊而一切矯之是以百數
十年天下紛紛亦多事矣顧其難皆起於田野之姦閭

巷之俠而朝廷學校之間安且靜也然臣以爲明俗敝
矣其初意則主於養士氣畜人材今夫鑒前代者鑒其
末流而要必觀其初意是故三代聖王相繼其於前世
皆有革有因不力舉而盡變之也力舉而盡變之則於
理不得其平而更起他禍何者患常出於所防而弊每
生於所矯臣觀朝廷近年大臣無權而率以畏懦臺諫
不爭而習爲緘默門戶之禍不作於時而天下遂不言
學問清議之持無聞於下而務科第營貨財節義經綸
之事泯然無與於其身蓋國家之於明鑒其末流而
矯之過正是以成爲今之風俗也夫臣民之於君非骨
肉也其爲情本易渙也風俗正然後倫理明倫理明然

後忠義作平居則皆知親其上而不相欺負臨難則皆能死其長而不敢逃避相繫相維是以久而益固永而彌昌也今自公卿至庶民所懷如是幸而承平亦既耽恣營私無所顧戀矣一旦有事其爲禍安可復言滑縣之寇鼠竊狗盜何足以云哉揭竿一呼從者數萬入京邑戰宮庭而內臣至於從賊非狂寇之智足以大致吾人也吾之人漠然不知有倫理稍誘脅之遂相從而唯恐社後焉百臣聞之天下之安危繫乎風俗而正風俗者必興教化教化之事有實有文用其文則迂而甚難用其實則不迂而易移風易俗所行不過一二端而其執遂可以化天下不爲難也今之風俗其敝不可以枚

舉而蔽以一言則曰好諛而嗜利惟嗜利故自公卿至庶民惟利之趨無所不至惟好諛故下之於上階級一分則奔走趨承有諂媚而無忠愛教者以身訓人之謂也化者以身率人之謂也欲人之不嗜利則算若閉言利之門欲人之不好諛則算若開諫爭之路今國用不足競言生財夫生財不外乎節用若其他非害政之端卽無益之舉曰近者

皇上憂念庶務菲食惡衣以

儉聞天下然臣意以古較今則猶多可省宜講而行之

而杜口不言利事有言利者顯罪一二人示海內夫如是則天下皆知上之不好利往者

皇上新卽大位

嘗命吏民率得上書矣旣而言無可采遂一切罷去夫

言無可采其故有二一曰爵之太輕故奇偉非常之士不至一曰禁忌未除故言多瞻顧依違不敢盡其說今空損益前命令言官上書士人對策及臣僚之議乎政令者上自君身下及國制皆直論而無所忌諱愈驚愈直者愈加之榮而阿附逢迎者必加顯戮夫如是則天下皆知上之不好諛夫上不好諛則勁直敢爲之氣作上不嗜利則潔清自重之風起

天子公卿之

表率也公卿者士民之標式也以

天子而下化公

卿以公卿而下化士庶有志之士固奮激而必興無志之徒亦隨時而易於爲善不出數年而天下之風俗不

變者未之有也天下之士嚮嚮然爭言改汰度夫風俗

集編十一

十一

不變則人才不出雖有汰度誰與行也此當今之首務也又擬籌積貯書洋貨議皆按切時弊以立言洋貨議者以自中國與西洋交易洋貨日至皆奇巧無用而中國之財安坐而輸於異域其蠹國病民爲害甚深因箸議以爲欲謀人國者必先取無用之物以墮其有用之財故表餉交關互市之事古之人常致意焉洋之樂與吾貨其淡情始未可知就令不然而中國之困窮固由於此則安可不爲之深慮也先生卒後數十年果受其敝君旣無所用於世遂以文名家雄淡浩達簡嚴精邃曲當乎汰度其詩締情隸事物意造言論者以爲得蘇黃之朗峻所著因寄軒詩文集七經紀聞孟子年譜俱

棻行文中式破戰國地理攷皖水書籽於家道光十一年先生卒年四十有七子嗣復縣學生能文精算學論曰乾嘉中海內學者以廣博宏通相矜放而言古文獨推惛抱姚氏從學知名者數十人君實得其傳焉然讀其風俗積貲二書洋貨一議言之於數十年前而弊發於數十年之後可謂識時務之俊傑窳老不用徒以文名惛哉

胡東潭家傳

君名竒字克生號東潭桐城人也幼穎異六齡母卒遵言命君母習浮琴君時識之不敢忘年二十悉父謹篤能文後益講非經學每雞鳴起必取本經反覆尋繹之

集續編十一

十一

然後研究先儒義疏教人先行後文務爲有本有用之學事兄敦友愛處族黨盡任卹之義兄病日夜省視館舍離家數里風雨悶閒父母忌日倍極哀思常爲諸子詳述言行形狀嗜好俾時籽諸心目之間歲飢勸分積穀振窮桐城東南濱江時有水災君嘗募眾修隄爲捍禦事前或毀之君曰但期實濟於人毀何傷爲之益力其後保全甚眾率皆服邑令請帑救災下寓工於振令君曰寓工於振公隄宐然若以飢民振帑興有業之隄工未爲平允惟俗振興工豐年取償業戶爲籽公裕後之計乃當粵賊竄楚疆君箸守望粟布鄉人飛蝗入境君棻蝗可糞田蒼畜說身率眾撲滅之又作文哀

籲方社田祖及古捍災禦患之百辟卿士蝗不爲害
君以諸生終而不忘君國民物多此類也嘗曰家國天
下之禍皆起於利利中於心雖父子兄弟不相卹他何
卹焉今逆民之貪亂無厭由貧民之貪利無厭也欲弭
天下之亂必止天下之貪非有爲政於天下者率天下
以義天下之貪不可禁也雖然天下之本社國國之本
社家有能以義爲政於家者天下之禍亦可漸息矣乎
論者以君立言制行得於經術爲淺所著禹貢攷洛誥
攷周易溫故所知錄四書溫故所知錄詒翼堂文集藏
於家中庸繹蘊彙行中庸脈貫易雜卦說尤能得前人
未盡之蘊咸豐十年卒年七十有二子四人次子爾梅

集編十二

古

同治甲子科舉人餘皆諸生

論曰吾邑鄉先生多尚經學錢田閒周筆峯錢白渠其
取著者田閒易學著錄 四庫全書 欽定周易

折中頗采其言筆峯書亦多行世白渠經疑載龍眠叢
書中君居公三先生甚邇其亦三先生之遺教乎而能
篤其孝友睦婣任卹之行其尤可貴也已

楊樸庵家傳

君名摛藻字錦園號樸庵池州石埭人父志翹邑廩膳
生以失察應試生太學官弟子籍君日夜勤奮覬顯揚
以安親心道光丁酉舉於鄉明年成進士用刑部主事
迎父就養京師二十五年遇 覃恩誥封如君官君

曰吾所以發憤進取者爲吾父目今當歸無令吾父日
念吾兄嫂令兄嫂不得同事吾父也卽請假歸養不復
仕性潔清自好辭受取與之義辦之尤嚴居荆部時鄉
人乞舉節烈故事非至戚官京師不得徑達禮部由縣
上達費不貲因詭言姻戚爲之請以爲常君曰此苟道
也如節烈何獨不可且著論以明其非丁外艱未闋旌
德江氏以多金請君文爲母壽謝曰居喪大事也一日
服未除不敢與聞外事奈何陷吾於惡乎又有以重賄
非爲親點主者亦不往咸豐六年副都御史張公芾督
辦皖南軍務以君治團防衛鄉里有功欲疏薦之君辭
曰焉有一邑之事衆人爲其實一人尸其名公欲勵人

心適以渙人心也不可先是四年學使沈公欲保之亦
固辭其不苟如此久之張公始奏補員外郎節相曾公
保加四品卿銜不使君知也君居京師有文名從游者
多賢顯然君未嘗有所非 欽差大臣勝保嘗受業君
門及柄兵故舊子弟多依以得官君獨不與通書時其
來書答之惟勉以忠孝大節其略曰古人行事不必同
而皆起於一念一念誠智勇因之一念縱壞敗因之願
夙夜憂懼不可少有怠心一身成毀萬世美刺杜此時
也至僕之所處勿以爲念勝保不能從其言卒至於貶
君時文高古奇縱守成宏正嘉及 國朝李安溪竇東
臬諸家義法而鎔鑄以成其體於聖賢經傳本意得之

爲溪歸田後歷主講晚南書院然君與諸生言必策以
學行謂文特游藝之一耳其本杜志道據德依仁舍本
逐末非先王立學之意又取魯論中要義爲學則曰行
己有恥學之始基也言忠信行篤敬學之實際也居處
恭執事敬與人忠學之內外交修也論者以君不立講
學名而躬允蹈之曾公重其賢延總理忠義局務主講
安慶敬敷書院同治二年七月十三日病卒年六十有
四君病氣逆逾半年晝夜端坐神氣不亂友人至猶款
愜周詳嘗曰吾死無所懼惜未見粵逆之平巨遺命子
孫無越義取利毋使氣凌人毋干與分外事臨卒命易
衣冠曰無以褻服歸泉下見吾父母也君性情和易而

集編十二

耿介不戾俗亦不詭隨卒之後學者莫不思之妻孫氏
子二人長文會次文潤孫四人

論曰吾客山東吳竹如方伯盛稱君爲人謹篤君子也
及歸安慶同居節相所始交君愴君以疾篤不常見見
君所爲文而已安徽兵亂十餘年老成幾盡惟君歸然
爲鄉老及君歿學者益無所矜式矣悲夫君長子以狀
乞爲家傳君宦日淺治荆名圖防事皆人所能爲故不
著而以文稱君者亦非淡知君也故備載其性行以爲
學者型焉

夏先生傳

夏先生諱鑾字德音號朗齋太平富塗人父沛霖太平

府學生以質行聞先生生十月而孤母李氏賢守節教
養幼穎悟好學年二十三補縣學生旋會餽嘉慶丙辰
詔舉孝廉方正時大興朱文正公巡撫安徽以先生
學行應詔固辭不獲受六品服戊午科復以優行貢
成均已未考取八旗教習辛酉補正藍旗教習先生性
篤孝不忍一日離母教習三年寢寐間常號泣以期滿
引見用知縣請改教職歸養甲子選授徽州府學訓
導迎養數年遽告終養旋里方請改教職時朱文正公
亟止之不可謂人曰真孝子也及告終蒼士林攀留不
得新安老儒程易疇先生偁歎曰凡師之教以孝爲先
夏先生一公士皆興起於孝身雖太教愈光也其迎養

集續編十一

七

郡學時嘗中夜爲母煮粥火燎其鬚諸生傳爲美談庚
午居母憂喪葬一秉禮經服闋再補原缺先後杜徽十
有餘年先生之學凡三變少攻辭章後乃專意治經然
不事著述務篤行五十歲後專嗜程朱之書語默動靜
造次必於儒者論近世學脈以陸清獻公爲得朱子正
傳其餘雖湯文正之篤實李二曲之苦節皆未脫姚江
藩籬病近時漢學諸家穿鑿義理大爲學術之害訓士
子必以篤信朱子躬行小學爲宗毛西河袁子才諸書
尤深戒子弟勿畜其學之正大如此先生爲人師務培
植經明行修之士績溪胡竹邨培壘爲諸生時精研儀
禮先生雅重之勸從名師講授故胡氏儀禮之學以成

歙江晉三有誥好音學先生示以顧氏五書遂通古韻以音學名家前後所舉優行如歙汪萊程厚黟汪春臺婺源戴揚休王士杰皆學行端粹著述有傳於後又嘗屬婺源人舉江慎修先生崇祀鄉賢爲後進法萊朱子示子帖童蒙須知陳文恭公五種遺規節要以貽學徒徽州修府志手定體例於節孝尤盡心校讎誨士極嚴有屈辱必爲言於上官嘗謂士習不磨礪則駁而不純將成風俗之憂士氣不培養則屈而不伸無以爲四民之望人以爲名言尤以仁讓儉約爲士子倡郡故有兩紫陽書院日久廢弛爲經理得復充裕學官圯敗捐學租定爲歲修之資嚴冬不忍獨衣裘倡捐縣衣給貧

者久之得二千金遂爲永利歲旱籌千金歸拯戚里而家會止於充飢先生好施與於宗族尤厚婚嫁喪葬必成其事無業者給田與耕俾不爲非倡捐義田義倉積穀育嬰皆變通古法以籌久遠嘗曰嗇於己謂儉嗇於人謂刻儉固美德然豈可流於刻哉其居鄉也謂讓之一字可終身行處人骨肉閒委曲調護遇大事不隨俗委蛇每曰鄉原取害事也郡守延修儒學鳩工庀材不二年而成節其餘勸建考棚及三忠八蠔等祠且籽千金爲歲修資得久無圯旱歲勸行挽潮漑田泐人傲之至今獲其利生平所爲善行甚眾喪其先業不悔亦不以告人嘗言興利除弊不盡屬之長官鄉先生與有責

焉惟公與誠庶克濟。又言論語以約失之者鮮。非僅儉約之謂也。約於取名則無粉飾之習。而所務者皆實。行約於取利則無豐腴之望。而所得者皆義。取交游約可無奔競之風。讀書約可無浮濫之失。故先生處族黨則能以德意化其族人。數十家無爭者。處鄉則化行於鄉。數十年無訟獄。亦無蒲檣之戲。爲學官薰其德而善。良者尤多。先生旣沒。徽人士請入名宦祠。越四年當塗人士復請祠鄉賢入祠之日。會者數百人。先生生於乾隆庚辰。卒於道光己丑。年七十。歲子四人。所道光乙酉舉人仕。終婺源教諭。炯廩監生。考選州吏目。燠增貢生。燮道光辛巳舉人。江西知縣。皆有學行。惟炯先卒。

炯字仲子一字卯生。少承父學。兄弟互相師友。體弱而好書。雖病必置書枕畔。初嗜國朝閣顧江戴諸家之學。長洽諸經注疏。及六書音韻。謂聖賢大經大法。具載於禮筭禮志一書。窮源竟委。艸扞未定。遭父喪。乃體翫宋元明以來諸大儒之言。嘗謂朱子之學由博反約。尊德性道問學。未嘗偏廢。得明體達用之全。自明儒開心學之宗。其弊始至於荒經蔑古。黃黎州明儒學案持論偏頗。有意用譎。殊乖講學之道。我朝經學昌明。人才輩出。迨其後。舍本逐末。瑣碎支離。經學變而爲小學。使天下聰明才辨之心。患汨沒於象形得聲。讀爲讀若之內。而無裨於心身家國之用。甚且啓浮薄之習。長騎

矜之氣爲賊經害道之尤是亦學術之一變也由是自
宋元以迄近代諸家之書無不發其旨趣辨其証謬粹
然一軌於程朱之正又言天下之理雖具於人人之心
而不證以古人之所得則仍然一人之心非百世同然
之心也諸經文義與行不攷漢人之訓詁何以悉其名
物制度不究宋儒之義理何以知其廣大精微且治亂
盛衰不攷之通鑑綱目何以知歷代之興廢政治之得
失人物之臧否經史爲羣籍之精華近思錄爲經史之
權度是故程朱之教孔孟之教也卽堯舜三代以來羣
聖相傳之教也又曰宋儒非不研經但必反諸身心性
命學問始有歸宿又曰窮經以致用也用之於家則自

集編十一

三

收束身心整齊內外人情物理知明處當事事皆有實
際用之於國則自農桑水利風俗學校以及奉公守涖
潔已愛民事事皆有實心如是而後可爲通儒而後可
以謂之學者其言切於時弊關於世教多此類也炯事
親孝兄弟友愛治家宗陸梭山正本制用篇張文端恆
產瑣言謂治生之法惟儉可以明志讀書謹于謁居官
絕苞苴皆由此始嘗志爲經世之學箸邇汰河事齟政
私議諸篇論者以爲多可見諸施行又言督撫學使風
化之本苟能講明正學登高而呼則世道人心學術必
蒸蒸焉隆古之治可復矣然困於諸生無所試嘗一應
舉順天不售道光壬午制科考職得二等授州吏目遂

世 歸養親專力於學丙午卒年五十二有夏仲子集行於

論曰周官云儒以道得民今之學官溺厥職矣其始荀子所謂賤儒者乎及觀夏先生之爲師行爲世表學成家泐生推爲儒宗沒則俎豆而尸祝之又何其與古之以道得民者無以殊也余與先生伯子致甫先生交讀其書因得悉先生之行與仲子之善承家學因著此以爲後世法焉

汪蒼園先生傳

先生姓汪氏諱桂月字秀林嘗翫孟子存心養性之旨因自號曰蒼園先世由休甯遷宿松遂爲宿松人高曾

集續編十一

三

以下多仁孝謙讓之行高祖妣張氏曾祖妣張氏皆苦節父家順母何氏尤敦禮義先生纘承世德自少卽篤行孝弟志爲聖賢之學一言一動必依準繩事親愛深氣和曲致敬養居喪謝絕僧巫三年不入內寢雖盛夏緘服不釋女弟早寡而貧爲育其遺孤伯叔曾祖後式微身任喪葬歲時勤修其墓分二子以爲之後族戚貧弱者爲婚娶焉家貧授徒四十餘年從之游者甚眾先生之教大要以主敬存誠明體達用爲歸而尤以人倫日用切近纖悉爲非仁之實際其言曰爲子止一親爲臣止一君爲官止一民爲人止一心心定靜則身安身鎮靜則家治國有與立賢是也賢才有所本教是也又

曰忠孝皆至性人可勉而能然其至則必自明善誠身始是故有性情不可無學問有學問不可無涵養不然躁氣未除貽悔多矣先生平易近人肫誠懇至故隨人質性高下皆能使用有所成與人交善則曲爲誘掖之不善必忠告改而後止尤善處人骨肉之間嘗有兄弟不和者謂其兄曰五倫之間有諍子諍臣諍友父曰嚴父師曰嚴師獨兄弟無有以諫諍嚴爲書者斯干之詩曰式相好無相猶孔子以怡怡屬兄弟是但宥盡吾天性之眞愛未間以督責爲義者也而與其弟言則又曰世俗多以兄弟爲平等浸至犯上而不自知五倫初曰五教堯之命契不曰兄弟而曰長幼且申之曰有序誠恐

後世之視爲平等也孔子曰所非乎弟以事兄未能固以事兄與事父事君爲一例子游問季子曰弟子服勞言子而及弟且繼承之曰曾是以爲孝則孝固兼弟言之未有非悌弟而能爲孝子者其引申經義誘人各盡其道類如此居鄉見人災患如疾痛杜身間呼號聲撫摩慰遣淚隨聲隕凡大義舉無不懇懇款款力請於大府告助於朋儕然雖倡導於前經理於終而善名則一歸之於人故誠意所孚莫不勇於從義風氣爲之不變嘗曰君子之道隨事自盡隨遇自安隨杜自得豈不易知簡能哉生平樂聞已過而喜道人之善邑先輩有德行文章者表章尤力仁心爲質而臨財則一介不苟訓

其子曰好心當爲天地立心生民立命而要必以餓死
事小失節事大爲守身之基度量豁如有犯不校嘗曰
見己不是善之根也見人不是惡之門也又嘗曰貧困
憂患橫逆皆陰陽勝負攻取之常不可惡也君子責己
而不責人責心而不責命又曰盡道之常而後可以應
變得性之常而後可以化險又曰以君子待人則人樂
爲善以眾人自視則自能下人又曰天非理算能回命
非理算能造氣數非理算能挽盡其義理而無毫髮之
遺憾君子之所以自主者如是而已所箸有蒼園隨筆
亦寄齋文好皆體驗有得之言先生少以文名嘉慶庚
辰恩貢生道光辛巳舉孝廉方正固辭以母命勉就徵

集續編十二

五

巡撫孫公考取一等仍以母老不赴 廷試授六品服
咸豐辛亥卒同治元年邑人以先生學行與石主事廣
均俱請祠鄉賢主事先生門人也越一年先生長子維
誠曾仕湖北松滋縣有惠政卒其士民請祠名宦傳者
以爲盛事維誠由拔貢生中道光辛卯舉人任青陽訓
導咸豐元年舉孝廉方正仕湖北知縣以功保升同知
直隸州知州學行政績見余所爲墓誌中

論曰余少卽聞先生淳德至行而未詳及游楚與松滋
大令交讀先生遺書攷其行事真慥慥君子也當乾嘉
閒天下學者厭薄宋儒之言務以廣博宏通相矜放先
生獨不溺於記誦辭章亦不空言心性而肫肫然致力

倫常日用之間爲後學所矜式古之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者先生其無愧與

魯通甫傳

君名一同字通甫姓魯氏世爲江蘇山陽人及君始遷清河父長泰淮安府學生以書畫名淮海閒君少穎異爲詩文倜儻嚴整通達事理中道光壬午副榜貢生乙未恩科舉人君學熟於史而尤留心時務當君少壯時海內方承平而君獨以爲憂謂今天下多不激之氣積而爲不化之習社位者貪不忬之身陳說者務不駭之論容容自安風烈不紀恐一旦猝有緩急相顧算敢一當其衝今之隱憂蓋社於此夫習氣牢固於下不可破

集續編十一

志

則上當有以激之尊勸敢言之士設不諫之荆廣上書之路削頌諛之章起廢邊之人示天下無拘禁以震動一切之耳目則方正之士來庸懦之風革矣又嘗論天下之患蓋社治事之官少治官之官多官多者非事之利也胥吏之利也重府之權以統州縣而竝道按察於布政使得詳察所屬專達於天子其漕漕軍政興革之大者設總督若巡撫一人主之而地方之事不得撓布政使之權布政使者亦不得越府而苛責州縣則州縣之事減今天下之弊蓋社於知府擁虛名以容與於屬吏上官之閒其實無所能爲恣令之不行吏治之不古皆此之由也知府者親民之首也誠重知府之權以制

所屬長吏統轄不甚遼闊曰目易周情僞易悉賞罰與
奪朝發而暮至門鑰未峻百姓呼號易達佐貳丞尉詳
察而周知苟得其人委以數百里之地卽事必舉親民
之官多治官之官少胥吏之數減長吏之權伸彼州縣
者以趨承上司之力治吾民以申詳反覆之精明治吾
吏必將公務修舉曰目清明文泐簡易其識深謀遠多
按切時弊以立言然老於公車知者愒之粵賊初起文
恬武嬉人不知兵君嘗言今日當事之治軍患杜國容
多而軍容少國容主於詳雅軍容資於簡質虛文足以
費日盛禮足以隔情空省事以愒日變容以作氣分部
以明分推心以收威變節以防猝練民以歸兵總此數

端皆以軍容改易常調逸者漸而趨勞脆者漸而趨堅
紛者漸而趨一恩執固結膽氣自倍其後湘鄉曾公益
陽胡公治軍暗與此合而賊果滅又言今日之憂不杜
已被賊之省而杜未被賊之省不杜已殘破之州縣而
杜未殘破而先自殘之州縣不杜已從賊之民而杜未
從賊而岌岌思爲賊之民經營天下大執當先注意於
此愒其時無能用其言者今制府吳公棠時方宰清河
取重君當賊據金陵揚州執洵洵將北竄君爲吳公明
部分決機空傳檄鳳穎淮徐滁泗宿海辭氣奮發指誓
天日期其滅賊河北大定自是鄰境皆賊而淮徐閒未
失寸壤論者以爲吳公屏障清淮之功而贊成者君也

君旣不獲大用遂以詩文名世所著通甫類彙邳州志清河縣志皆蔡行罔志尤爲海內所推服云同治二年六十卒子四人蔡贊府學生

論曰天下常患乎無才而當承平時有才者則算不眾嫉之以爲狂而惟取氣息奄奄者謂是有涵養能治大事烏呼此正氣所以衰天下事變所以生而卒無能善其後者也湘鄉相國每與余論君之才而嘆其不遇夫不遇於君何損獨惜其以有用之才而僅以著述終也

石主事家傳

君名廣均字方輝一字渠生姓石氏安徽宿松人先世有名玉修者以孝行旌父葆元翰林院編修曾一典試

集續編十一

三

賢州卽乞終養歸里君稟質醇實性行和易樂爲善而不矜名里有耆儒汪蒼園先生講學宗朱子及呂新吾之說君內稟庭訓又從事汪先生與其門人子弟賢士往來益以問學相切劘故終其身嗜善不倦歷盛衰治亂之變未嘗貳其行中道光丙戌進士用兵部主事時新饗多務裝飾競聲援君獨衣冠如寒素每出乘蹇驢車雖舉主不輕投一刺僕職數月遽請歸養時年甫逾三十自是終日侍親旁不非仕進傳受家政不使一事攬親心睦端任卹之行皆能推廣其親之所欲爲篤學好禮如出天性邑中義舉每樂爲之倡凡修學校培植文教者所費以巨萬計邑濱江道光閒水災尤劇君公

私拯救亦以巨萬或曰頻歲勸分力憊矣宐少減君慨然曰一人滅人人效之如民命何拯益力咸豐癸丑粵賊竄江南君初助縣官爲守禦後屢遣人迎犒官軍密團練鄉兵以待及城克復獻壺漿是時家燬於賊猶破產不愴曰義分所杜行吾心所安自先是編修君捐立義莊贍族人君復增捐田租千石其他善行鄉人類能道之不勝書也辛酉春君避亂楚北節帥湘鄉曾公駐師東流素重君以舟迎之至七月卒年六十八初編修君卒君繼志述事有德於鄉鄉人感之請祠編修君於鄉賢及君卒鄉人追思君德復請與君之師汪先生同祀鄉賢祠所著書有內訟齋隨錄亦園詩鈔人譜詩箴

集續十一

七

皆棨行未棨者有帝鑒芻言臣鑒詩規示孫錄若干卷子繩箚癸丑舉人候補內閣中書蚤卒孫三長祐光祿寺署正長廼同治甲子舉人長祐縣學生

論曰昔孔子言富而無驕易而渎歎好禮之難朱子以安處善樂循理爲好禮之實事君蓋慕此而興焉者也守義介如仁心爲質不樂仕進而蘊其所有以施於家邦上貽父母令名下積德澤於子孫沒而父子俱祭於社以爲泐於後世孔子所僂善人有恆者其君之謂邪

王魯園先生傳

先生姓王氏名璪字魯園懷甯人先世明初以武功顯龔世職四世後多以文學知名父贈公有厚德先生天

性純篤而穎異過人十齡時徧抹寺院題壁詩皆當師
喜贈公大怒曰是浮薄行不可長也自是守身謙謹異
常高祖以下五世同居贈公誨以無任氣友淡涵養先
生識之終身孝友睦嫺無閒言逮事祖母方太夫人常
依依如孩提母程蒸人病瘍頃刻不違左右遣之必則
飾辭以慰母心自少爲文務樵樾不趨時詭遇以隼速
成年十七爲學使山陽汪文端公所知試冠其曹嘉慶
戊寅中式順天鄉試復出文端之門道光壬辰成進士
用戶部主事同山東漕務江蘇貢賦兼帶廣西銅運補
雲南司主事游升廣東司員外郎中兼管捐納房所處
皆世俗所謂腴地也時屢更制吏因緣爲姦司事者多

集續編十一

天

獲譴先生素清正洗心釐剔無敢干以私亦無有議其
刻者處職二十餘年無纖毫誑誤咸豐四年以京察一
等授湖南寶慶府知府權衡州衡爲楚粵門戶水陸交
會外禦粵寇內平姦民常先事而爲之防所屬七縣迄
無一失始賊陷郴桂治兵者濫殺不辜欲窮搜以邀功
由是餘匪隱聚山谷閒謀投粵寇先生剴切宣示予以
自新令各歸取族鄰保狀永免牽累讀者感泣誓爲良
民後先生忝任月餘兵勇有謀亂者獲數十人鞫之衡
西無一從者故衡人益追感不怙然時當大亂當事者
多主嚴覈而先生務持寬平意不合遂乞假忝職先是
以平姦民功屬吏皆超遷大府擬疏請加先生道銜辭

之曰以民命博薦擇非所願也生平以仁民澤物爲心
通籍時家居不履公門惟歲大禴嘗助邑令振貸從行
鄉里察戶口別等差汰浮冒期實惠及民總修邑乘實
事非是而於節季及事關倫紀者尤審慎焉安化陶文
毅公撫安徽汶上劉玉坡制軍守安慶咸推重之官京
師時每安徽饑卽倡同鄉官輸金助振並條列利弊情
形防患備荒諸策與官皖者言之多見施行尤喜振孤
寒之士教育成就數十人而官內外二十餘年未嘗寄
一錢家中以爲生計守衡未逾兩載軍務繁興公費多
裁充兵饗先生念書院育嬰堂爲教養所繫加意經理
得無廢壞公之日士民攀轅泣送者數百人製匾公堂

頌其德曰穆如清風又曰學道愛人知者咸以爲無溢
美也貧窶無能爲歸乃之河南歷主周南宛南書院取
後節相曾公延歸主安慶敬敷書院盡心教士士心歸
之同治六年十二月十一日卒年八十有三妻朱恭人
有賢行前卒子五人希杰優貢生官懷遠訓導壽州學
正支蟠優貢生道光某科舉人官高陽縣知縣皆有政
績支釗支鈔皆縣學生早卒今惟紹曾一人杼湖北候
補州判孫杼者十一人曾孫五人

方宗誠曰先生外和而內剛跬步必於禮法待人肫誠
仁恕而事所不可則侃侃教戒無唯阿京師人多以道
學目之然先生實未嘗講學蓋生質醇厚出於自然洵

所謂老成人也余少所交多耆宿皆久凋謝近十餘年來所見吾鄉先進惟吳竹如侍郎之正學王子懷侍郎之清節與先生之質行並爲後進典型先生與二公交最久王公先卒而先生繼之今惟吳公一人孑目先生居平不近利尤不矜名獨卒前數日謂余曰子知我者其爲我家傳孑族譜中烏呼其可悲也已

汪儉庵家傳

君姓汪氏名紹壙字權成世居歙縣西溪唐越國公萼之裔孫也世有厚德君兄弟三人以孝友著間少服賈蘭溪弟晚腴有聲庠序君力行儉約廓先業獨任家事不以紛弟讀書之心每資遣弟應鄉舉必有贏餘使得

集彙編十一

三

分潤族之貧者侍母疾晝夜不交睫及卒哀毀得疾泄血如湧泉兄病卒復然居父喪委頓苦由閒幾不起鄰人不戒於火君哀籲天誓隨父柩爲孑家人亟出柩火亦竟熄徽地少土多山俗率厝親淺土瓦輒周棺有停窆至數十年者君傷之杖而起相視原野卒卜兆而安厝之旣以倉指繁兄弟異財而同居弟性亢爽好交遊歲所費不資君歲節用積私財置他所計鉅萬金疾革屬其子曰吾所爲畜此沾沾者非較錙銖務貨殖以私子孫也慮汝叔父好翰墨樂友朋不治家人生產久將無以應日君卒後諸子遵治命歸金叔父固辭不受再三言始取其半曰吾以終先兄之讓德也每言及輒

泣下生平行事不自以爲功常假人名成之故甚費而人不知教子不務時趨命從績溪胡文甫當塗夏弼甫二先生游爲根柢之學二先生者皖以南博學篤行者儒也由是子孫多以通古今學發聞先生卒年五十七國子監生援例授州同知子二運釗候選布政司理問運鑣候選州同知孫十人曾孫八人

論曰君之孫宗沂王子懷侍郎女夫也以曾節相及侍郎命從余游篤學好古久之乃知其祖父所教漸積使然也宗沂以其父所爲君狀請爲家傳余惟君季友至性有似於漢書之獨行君子故樂爲撰次之

三季子傳

集續編十二

三

左樹德字葵平桐城人所居杜邑之東鄉幼有至性承父母意唯謹時其怒也輒跪而請責焉怒解而後已或賜果食則以讓於女兒不先嘗族黨咸驚異之曰孩提若此他日必爲季子稍長益恭順冬夜廬親衾薄必爲溫寢處歲以爲常父嗜甘泉每疾作必飲豹子籠水始得愈適天旱泉竭樹德拜而泣泉湧出如平時父母病不解衣而侍及卒旣葬則移苦由廬墓旁三年護視如生孖鄰里欽其孝且哀其貧贈以衣衾不肖受歲大饑日餐藜藿有持米鹽贈之者辭再三不獲則受之以周里之貧之而自食藜藿如故也咸豐十一年粵賊掠東鄉邨鄰遠遜獨樹德守墓不忍離賊感之與以錢米皆

固辭賊歎息而忝廬多因以不燬曰無傷孝子所居也樹德少讀書終身課童蒙爲生忝樹德所居十數里有劉桂枝者農人也生平不識詩書而天質醜孝家貧無田以耕日傭於人以爲養父卒時年甫十二卽能竭誠致哀承母訓未嘗有一言之忤終其身不與人爭是非唯恐致忿言以辱其親母奉旨甘必親侍湯藥晷刻不違左右園有桃母手自栽培遇花時賞翫極歡咸豐六年冬母篤疾思及桃萼桂枝卽詣園中禱祀焉數日果得數萼以供母母喜病旋瘥十一年居母喪寢苦枕由朝夕哭泣幾毀葬後廬墓所三年飢寒不計鄉鄰感歎焉先是二季子名未聞時某傳有王孝子事王孝子

集續編十二

三

者亦東鄉人名靖字樹蘇性純篤而資魯鈍讀書未成父使耕靖日勤農業夜侍寢畢輒諷誦以聿說親心居常愉色怡聲凡親之所欲惡無不善承其志母卒以父杜堂日則強爲笑語以解父之戚容夜視父安寢卽赴母墓跪拜哭泣雖烈風驟雨嚴寒霜雪中三年罔閒咸豐九年賊猝至其家執其父靖挺身非代始賊往來東鄉久間有王孝子也至是知爲孝子父感而釋之生平課從着親得時會必持歸以獻親未嘗不敢嘗父卒坐臥墓側問視無異生時也爲學不尚浮文嘗書顏子克己曾子省身二語於座側以自警邑令李蔚聞三季子事式廬致敬皆表其門見者以爲無愧云

方宗誠曰吾避亂山中間友人方魯生道王季子事甚
詳魯生講明心性之學不輕許可人者獨於季子親跋
涉而拜謁焉後寓居安慶又間鄉人來言左劉二季子
也當咸豐中江南北大亂賊踞城以百計朝廷文教
不通彝倫泯亂極矣而三季子各自飭於王化所不
及之地是豈知數年之後海宇清夷其孝行得以上聞
哉顯聞不知計而曾不以治亂二其行至使醜逆遇之
亦若格其凶頑之氣然則人性之善不於此可識與

柏堂集續編卷第十三

傳四

孫貞女傳

孫貞女者桐城人父穎昌廣東開平知縣嗣季以楊龍友監軍歿難諡節愍諱臨七世女孫也幼隨父之任所時廣東陸路提督陽山王兆夢有孫曰秉瀉其父湖北候補縣丞名廷寶以幣聘女穎昌許字之秉瀉將贅於官廨而病卒女年二十一歲時魏方伯元煊內升侍郎聞女賢欲爲子聘之父母揆女意泣不允自是乃不忍奪其志當是時女從父任所久居紛華靡麗之中而獨寂然貞其金石之志間者莫不欽之道光二十二年歸

集續編十三

夫家爲夫立主時舅已卒繼姑無子乃依其伯舅參將名廷賓者於金陵廷賓卒無所倚遂歸事其母時父卒數年矣家中落女以十指佐母甘旨焉後復奉母避亂桐城山中轉徙河南依其族兄長燾侍母不違左右母倚之如丈夫子茹苦含辛至今二十餘年

方宗誠曰曩余讀孫節愍事略與其夫人方氏教子邊訓往往泣下當剛之季君亾國破公以諸生從戎卒殉國家之難方夫人自經不歿餓數日氣不絕吞金如故因崎嶇亂賊之中數千里奉公遺骸歸葬上事姑下教諸子成立自是世有顯人二百餘年之後乃今復有貞女相輝映焉嗚呼懿哉固貞女之天性特殊抑亦公與

方夫人之流風遠也嗟乎世之爲子孫而不能繼其先德者間貞女之節行顧何如耶

二烈婦傳

張烈婦劉氏桐城縣學生張聰讓之妻父魁舉人知浙江龍泉縣升直隸州知州聰讓少失怙恃庶母桂氏撫育之成人烈婦年二十六而寡育孤守節事桂如事姑桂病爲齋戒祈壽咸豐三年十月賊將至桐桂病亟家人勸婦避不可託孤於姻家曰庶姑病不能遠移余亦無獨存之理萬一城陷隨姑死願爲我留一綫以延先夫祀足矣十四日賊入城桂幸免婦獨遇害僕婦周氏逃述其事甚詳曰賊始欲殺桂婦曰請殺我勿傷吾

集續編十三

姑因泣謂桂曰婦不能事姑矣願天祐我姑無恙待幼孫長成代我孀養時桂昏迷罔覺後聞僕婦語常泣下焉始婦杜室時事父母亦盡孀養母病晡晡侍湯藥不離左右歸甯亦如之一子今好

吳烈婦葉氏桐城人父贊清道光癸未進士荆部主事夫調瑄監生父早卒無子婦延母孀養於家粵賊陷桐城夫攜其妾與子之臺灣婦畱養母避居邑東鄉咸豐九年秋八月賊入東鄉大掠婦被執懼污大罵賊賊怒捶擊之婦亦擊賊罵愈亟賊怒眾戕之受重傷先是婦以妾故不得志於夫及是以死爲夫守清白聞者欽

之

論曰吾客保定鄉人來告余以吳烈婦之節客河南復聞張烈婦歿難之詳因並簪之嗟乎當張烈婦歿節時郡邑守土吏棄城逃者至今多靦然民上也吾杜保定值夷人入京師欲非仗節守義以歿禦強敵者寂然未多聞而適聞吳烈婦與賊抗拒至互相擊搏以歿可敬也哉可敬也哉

孫烈婦傳

烈婦姓常氏河南祥符人孫友琴太史妻也嗣季有舉人常惺者流賊犯汴時倡守城事載守汴日記其後賊決河灌汴城汴人孑者七姓常氏其一也烈婦爲其六世孫父啓心教之讀過目輒成誦性端靜寡言及歸太

集續編十三

三

史經理家政無廢事太史無子爲買妾王氏甚愛之太史疾謂王氏曰我將歿汝年少勿自誤也王氏曰主人謂妾不能守乎請先歿以明吾志遂飲鴆卒烈婦哭之慟曰夫杜吾不能偕汝歿也既葬而太史痊咸豐己未燃匪陷蘭儀轉掠杞洧新密聞烈婦適自閩鄉歸至中牟傳言賊且至難民塞途烈婦納匕首於袖謂其僕曰賊至若逃爲報主人余畢命於此矣賊旋南竄故不及太史入都敝館而病執甚危烈婦聞之晨夕禱天願以身代太史歸而病益劇烈婦歿不解帶日見太史倉則倉疾革謂烈婦曰子將若何對曰從君歿巨太史卒烈婦爲具棺斂盡禮謂人曰余天地閒贅人目上無翁姑

下無子女安庸食言以負亾人惟繼嗣不定不敢遽成
遂請諸親戚議以兄公之子之瀚爲夫嗣時烈婦不食
者三日矣子婦跪請僅日進薄糜朝夕奠必手調食品
凡太史平日所嗜無不供一日伴爲備葬事且製素衣
爲卒歲計晡時撫棺與子婦語謂諸子曰善事汝父奠
畢蒙被假寐先是烈婦每奠必慟哭淚盡繼以血是日
獨語言自若家人異之侍牀下不衣烈婦曰余倦甚汝
且休明晨有事須早起也黎明家人入省顏色如平時
撫而問之已溘然逝矣其所飲藥蓋於太史未卒時藏
之也牀側一笥緘甚固啓之斂具悉備是爲咸豐十一
年十一月十一日也初烈婦未字時侍父母疾寢食幾
日云

集編十三

四

廢晷刻不離左右言及病輒嗚咽不能聲父母卒哀毀
骨立及嫁侍翁姑疾亦然其事太史也敬常曰夫天也
而可慢乎能知大義如此其卒也太史之卒二十七
論曰婦人殉夫儒者或議之以爲過余謂不然亦觀其
時義何如亾人君與社稷爲好亾人臣與土地爲好亾
婦以夫爲天則與夫爲好亾不亦可乎惟上有翁姑可
事下有子女可撫則不當急於一歿亾若烈婦之所以
成其夫者夫豈有遺憾乎哉

節孝蘇母王孺人傳

孺人姓王氏許州人歲貢生候選訓導諱鳳苞之女年

十九歸鄢陵蘇氏夫諱立誠孺人通孝經毛詩明於大義生一子源生歲甫周而夫得咯血疾不起孺人抱子立牀下夫瞪目直視孺人泣曰後嗣君無慮乃瞑時舅及繼姑尚好孺人上事親下所以育子者瘁心力俾舅姑念子之亾舅姑沒遺幼女教育成人如姑杜課子尤嚴偶戲遊責之曰汝不讀書何以對汝祖時談先世遺事以訓之尤以擇交爲諄諄一日見有行不謹者過門乃大忿恚召源生跪而杖之鄰媪忝相解曰若孤子也孺人哭曰若惟孤子也不教後且不可教矣若祖若父以屬於我今若此我何以見先舅先夫於地下言已益大哭乃挾源生起爲述遭遇艱難門戶衰替一不愼將

墜厥宗語絕慟源生自是知守身之義長好古能文積書萬餘卷孺人喜曰能酬汝祖父之志吾無憂矣孺人性寬厚惡言人過失嘗戒源生曰言而非則傷忠厚卽是亦招怨尤又曰疾惡太嚴何以容眾宥改悔無任氣源生舉道光丁酉科拔貢生復中庚子科副榜貢生候選教諭篤行諄淡仕進窮經攷道毅然爲宋五子之學皆孺人有以啓之孺人守節時年二十七又四十四年以壽終咸豐二年六月二十八日也先是道光壬辰粟恭勤公爲河南布政使檄學官采訪節孝孺人與焉奉旨建總坊旌表如式源生復博非海內名人作爲詩文有貞壽堂贈言一卷

論曰吾觀古之名賢大抵得於母教爲多而以節孝之
母成其子之賢者尤可冀也遠者不述近世如劉念臺
張楊園李二曲顧亭林李剛王尹元孚張皋文碩學鴻
文彪炳海內子以母而成其賢母以子而顯其節然則
人子非所以揚其親者必有道矣源生學行不減皆賢
故特著孺人之所以教者以爲後世法其他懿行皆不
具焉

楊母吳恭人家傳

恭人姓吳氏武進人明學士中行其先祖也歸楊氏夫
曰某生一子傳第甫襁褓夫卽客遊四方數十年不歸
恭人年十七家極貧養親教子盡鬻嫁時衣嚴冬衣繡

集續編十三

六

血涔涔盈指度足一日食方就寢傳第幼讀書其劬告
之曰汝能勤讀吾無懼矣恭人性方整而待人極寬遇
人疾苦視如己事好讀史是非得失持論多中三族疑
難事輒以咨恭人然後行舉止端嚴言動皆可爲法教
子非敦品力學者不得與通傳第少以文學知名及長
官京師猶時以立身行己擇交之道諄諄寄諭之咸豐
十年常州陷於賊恭人避亂鄉間每聞警卽先偕子婦
孫女坐池側相戒賊至卽赴水歿十一年傳第客河督
幕中迎養恭人於河南寓黑欄口下南同知工次黑欄
地僻咸豐三年粵賊圍汴梁數日無一騎至黑欄者且
濱河有警則艤舟北渡恭人安之八月五日撚匪撲省

城城門閉傳第隨河督城中欲歸省母不得賊竄黑棚
恭人以驚賊殉節歿傳第懼不欲生既殯斂其母以三
女託友人以葬母事屬從弟以書與河督託其從弟且
勸與大帥急謀剿賊爲母拚行述成遂仰藥歿十二日
也先是傳第欲以身殉母以爲爲人子不能先事預防
陷母歿地罪通於天無可生之理友人以無嗣阻之則
曰生子如我何須有子也惟以立後事託之從弟而已
傳第字汀鷺道光己酉舉人咸豐壬子會試挑取膾鋒
充 宣宗成皇帝實錄館膾鋒官議叙知縣援例納
粟得議叙候選知府事間奉 旨賜卹

論曰余少時間傳第名今夏客河南與傳第始一見而

集續編十二

七

未結交及傳第殉母後讀其與友人書及恭人行迹志
力堅定母烈子孝可敬也然傳第之孝自行其心之所
安而不可爲恣於後世余故不爲傳第立傳而傳恭人
之賢亦以終傳第之志與

張貞婦傳

貞婦姓盛氏名明鋹字耆姑江西武甯人父翎監生貞
婦幼讀書明大義髫齡時許字同里張氏夫名英濬監
生年二十病垂危貞婦聞請於父母曰兒旣爲張氏婦
宜往視之不許則號慟曰吾雖未嫁然身已屬張氏久
矣夫未病嫁期由父不敢專也夫病垂歿不使我往視
湯藥恐終無盡婦道之日矣爲人婦而不得盡一日婦

道何如歿父聽之入夫門覘病良劇淚滴藥鑪聞夫家
促之歸不從曰夫病起吾歸以待可也今若此吾又何
歸越日夫卒貞婦哀慘不忍聞非行廟見禮所親阻之
不可卒衣麻衣奉夫主拜於祖堂水漿不入口者四日
既而泣告太姑曰婦歿今日分也然不爲夫立後其如
夫祀何比嗣子既立遂忍歿事太姑以課子爲事居常
惟手列女傳時觀覽或讀近時節孝傳必爲泣下焉所
居雖同懷弟無敢輕入者其守義凜然如此居三年病
作不藥不食終日飲水焚香坐一室有問疾者輒謝之
建除夫喪之夕哭盡哀謂嗣子曰爾父既歿母豈久生
爾其讀父遺書守母遺訓足矣除喪九日而卒咸豐三

年九月七日也婦守貞時年甫十八歲初貞婦先世有
祖姑名善才未嫁夫歿守貞於母家婦蓋得其遺教云
論曰吾嘗讀武甯盛氏一家詩及盛於埜先生字雲巢
集何其族之賢才眾多也武甯初無爲古學者自於埜
先生起而風氣始開詩書之澤荆於家邦惠於後學無
窮焉則其後有貞婦之賢曷足異哉

節孝楊母鄭孺人家傳

孺人吳江鄭氏父培候邕州同年十九歸秀水縣學生
楊君錫圭生子一而夫夫亦旋卒孺人慟欲絕奉舅諭
撫孤以後其夫乃忍不歿既而嗣子汝釐授室生孫矣
孺人始稍慰而嗣子復亾孺人復撫其二孫讀書有成

以慰其夫焉初孺人來歸時姑性嚴孺人善承志意室無閒言嘗侍疾三月不離側倦則倚榻假寐幾失嗣夫沒權啓祠堂中孺人絕肉會語及輒泣葬畢乃如常嗣子亾孺人理家政至老不以分二孫誦讀心楊氏世業故中人資數遭變孺人拮据治之竟復初且多方以濟人之急兩孫先後補博士弟子孺人惟以績學勵行養性情擇交游爲訓不以科名責望也長孫旣生子孺人復育之於內寢時告以傳記忠孝事卒前七日猶然生平無故不出門巫尼以佛事告者絕不應咸豐元年十月三日卒年六十六先是大吏以孺人節孝聞於朝旌如制孫象濟孺人卒後中浙江己未科鄉試舉

人旣狀孺人之行以請誌銘於平湖顧徵君廣譽請表墓之文於監利王主事柏心皆今世有道能文者也復請宗誠爲家傳因論次之

論曰孔子傳易以爲妻道也臣道也皆無成而代有終也故夫死從灰易而代夫事親與撫孤成立以終其夫之志事爲尤難若孺人者撫子不成復撫其孫而卒教其孫以有成其與人臣託孤寄命百折而回者何以異哉

馬烈婦傳

烈婦姓張氏桐城人舉人馬康晉之妻咸豐三年十月粵賊入桐城帽馬氏團練鄉兵有名控其家室二十一

日遂破唐家灣唐家灣者杜邑西掛車山中忞城六十里巖谷阻澗康晉先避居於此然其地多富室故土匪導賊入焉是夜烈婦聞賊至啓後戶同康晉出避坐山上艸樹中賊按獲康晉執以行烈婦持康晉手甚堅與賊奪賊力大曳之忞烈婦不宥釋牽而隨之至危巖足墜烈婦懼累其夫遂釋手墮巖下次年甫三十無子康晉被脅數月始逃歸

論曰君父與夫三綱也故臣之於君子之於父妻之於夫常則有相成之道變則有相成之義是固天之經而民之行也禍亂之興臣子不顧其君父而苟且以偷一己之生者有矣烈婦舍生以衛其夫綱常之重賴之以孖可敬也哉

集編十三

十一

節孝左宐人家傳

宐人姓左氏長沙人祖諱本有舉人官衡陽教諭父諱光南增生 貽贈儒林郎翰林院庶吉士宐人年二十歸同邑劉君琴川諱紹謹先是贈儒林君授琴川經見其居母喪年甫十三哀毀至絕會飲器其有至性以宐人字之家甚貧生子成業歲末周而夫病彌留屬曰養親撫孤胥惟子是賴矣宐人於是忍死以終事舅教子成立咸豐中成業以從提督楊公水師東征勞得官安徽候補知縣加同知銜宐人守節時年二十八歲越二十餘年戚黨議爲請 旌於朝宐人謝曰婦女守節不

幸事也但願子成人可以下報吾夫足矣忍以夫成榮
吾名哉又嘗訓成業曰貧乃士之常勿以蒼薄爲歉戚
戚然致喪所守遭亂家益窘時成業遠游粵東友人戒
其婦曰婦人重節操非淺歷險艱不能見劉氏兩世惟
爾夫父子孑爾夫社外汝惟當保護爾子他無以爲念
以故友人子婦皆賢友人之教也初節婦女兄弟三人
幼者適巴陵楊氏亦早寡撫從子爲夫後母歸甯友人
指兩家子謂曰吾與妹未死若輩未成立且妹有
姑侍養所處尤難然凡爲節婦者當淺知守節之難而
不可畏其難堅忍圖孑爾與我今日事也兩人以姊妹
相師友俱有賢聲友人卒時年七十有七子一卽成業

集續編十三

孫一

方宗誠曰管曾子論人才可以託孤寄命而臨大節又
不可奪斯爲君子然才與節兼者自古難之況婦人乎
若友人者可以謂之君子女矣友人行義甚高而其訓
言尤可爲世法故備著於篇

彭太夫人家傳

彭太夫人王氏贈光祿大夫衡陽彭公鶴皋之妻今兵
部侍郎雪琴宮保之母也世爲山陰人父維則募游江
南挈家寄居安慶父卒事母篤孝不忍離年三十始歸
贈光祿時贈光祿爲懷甯三橋鎮巡檢後調合肥梁園
鎮巡檢清操自矢愛民息訟廉俸外不取絲粟於民而

季友睦嫻任卹力所能無不盡太夫人實左右之性嗜書明大義夫弟仲季未有室太夫人驚嫁時衣飾爲完娶以娛姑心姑卒贈光祿將奔喪歸時太夫人母王太夫人年老矣畱太夫人於皖泣辭曰女蚤忍與母離念未能事姑生前於其沒也又不從夫奔喪以補前愆焉用婦爲也久之諸兄弟灰贈光祿已先卒太夫人乃遣子迎王太夫人至衡陽季養以終其身遺命諸子曰吾夫不幸先沒旣耐祖塋而葬我後歿不獲耐吾夫當依吾母也異日吾子孫春秋時祀或可上及吾母以報鞠育之德乎先是贈光祿家窶游京師十餘年僕事實錄館始獲議敘一官積俸託所親爲購田廬丁艱歸

所親匿契不以聞太夫人易禮服治姑葬事向所親索升斗禁不與且加橫逆焉贈光祿氣結發瘵疾卒諸子泣血有忿言太夫人執其手慟絕復蘇泣曰汝宜自立不可蹈非常之禍子讀書稍懈又怒而泣曰吾不隨汝父地下者冀汝輩成立目今若此吾何以對汝父一日所親投其子於塘遇救得生族眾怒欲控之官且爲追還其田太夫人不可曰吾夫官雖微然曾坐堂皇斷人獄且又季友今骨未冷吾攜子跪公堂下訟所親以爭田廬何面目見吾夫九原邪當令吾兒謹避之目田廬外物吾兒尙不肖雖得之終必棄之義不爲也於是命官保肄業石鼓書院次子學賈以脫禍已惟勤女紅節

米鹽以爲生無怨言官保微時嘗爲人理質庫營養粵賊犯郴桂至耒陽近城二十里烽火四逼太夫人自家手書戒之曰古人受千金託歿且不苟汝毋輕棄以虧信義賊退始召之曰吾前實病不肖言今喜汝不負信義可歸視吾病矣其篤守大義若此咸豐壬子八月二十四日卒年六十有七方病革時呼人理髮易衷衣命官保扶之坐戒曰汝生平好用血性互以義理繩之語畢而絕後官保以諸生應今相國湘鄉曾公招治水軍十餘年成大勳好擢今職太夫人累荷 覃恩誥贈一品太夫人子二人長玉麟卽官保次玉麒議敘道銜論曰吾觀古名臣之生其先必有潛德隱行鬱積而未發且多艱貞苦節處人所不堪之境氣屈抑而不獲伸久之乃篤生英傑以爲國家之楨非偶然也觀太夫人之行不其信與粵賊之興十餘年以功勳節義卓越古今者不能及十人官保與焉嗚呼歿太夫人之所以教與天之所以報太夫人者可以興矣

程烈婦傳

烈婦姓胡氏績溪人父雲衢太學生年十八歸於程夫曰光輔是時粵逆擾徽州光輔從父兄避居安慶旋遷金陵習賈未幾兩兄病卒父命更讀書婦事舅孝謹日勉夫勸學以繼父兄之緒敬兩妯少寡守節家事煩碎多一身任之不以爲勞同治六年夏光輔歸徽州應童

子試入縣學返寓染疴疾誤會醫方疾革謂婦曰爾將何依對曰君必不歿我惟與君相依巨婦侍疾帶不解日飲薄糜及夫卒遂絕食飲泣拜舅前自謂婦不孝不能終舅養年少無嗣恐畱身反爲舅累惟乞爲夫立後歿無怙家人驚悼延親戚勸之再三婦答曰吾既許吾夫義不會言也時天溽暑人不堪婦渴餓靜默容節如平常將卒前二日沐浴更衣拜夫主復拜辭祖宗及舅轉拜兩妯託以孝養舅撫遺孤自是遂閉目不語六月六日亥時卒年二十一自絕粒至卒凡七日室中時覺異香瀆溢久之始散云安徽江蘇兩省人士咸敬異以狀請節相曾公爲特奏聞於朝得旌

集編十三

十四

論曰烈婦之歿固孟子所謂可以歿可以無歿者也然天下事理惟介於兩可之間則易游移而不能堅持其心若烈婦從容不迫視歿如歸雖告以聖賢之時義而終不能變其從夫之志豈非易之恆其德貞而婦人吉者邪君舅衰齡連喪三子氣息奄奄無生人意味見烈婦守義殉夫爲門戶光心雖戚亦用以少慰焉烏呼豈非孝與

金節母家傳

節母廬江馬氏女父曰維農年十六爲副室於金夫曰楨國子監生溫厚孝讓不苟言笑處內外親族無違言逾二年生子維棟又二年夫病篤焦勞侍側飲食俱廢

炳薌禱神祇願代以身凡十二晝夜迄無驗及沒欲身
殉以孤方呱呱而啼遂忍死撫育之終身不飲酒茹葷
澆濯縫紉并日之事皆躬操作足不履戶外者三十年
卒撫其子以有立家以日裕方維棟幼時人皆謂節母
止一子空愛憐之而節母督之甚嚴常泣勸之曰汝穉
齡失怙當倍自策勵無虛歲月念乃父地下望汝成人
之志也及維棟長人或謂節母止一子空多畜金錢以
畀之而節母教之衣食出入無妄費無苟取與諸從子
析居悉使推膏腴地而取其瘠歉歲命出藏粟貸鄉人
多賴以全活後或不能償弗與較其仁厚多此類咸豐
丙辰某月卒年六十有六維棟國子監生節母沒後數

集編十三

五

年鄉人念其苦節善行具狀上聞得旌表如例云
論曰吾見守節之婦類多稟剛決之性而於子則往往
能愛而不能勞此於承夫之義未備也夫地道無成而
代有終父未能親教其子以成立而齋志以沒則其責
專杜於母焉若節母者其庶幾無愧茲道也已

節孝左母璩空人傳

空人姓璩氏桐城人世居龍山之阿許嫁左氏夫名行
恕字仲言家奇窮生一子歲末周而仲言疾革空人剖
肱救之卒不起念孤幼舅姑頽齡不可以身殉遂茹苦
含辛代夫養二親教育幼子讀書成人爲諸生後以諸
孫資得贈其夫奉直大夫己爲空人年九十餘見元

孫始卒知者皆以爲節孝之報云始贈奉直卒時有謀
遣宐人再適者宐人知之竊抱其孤以逃獲免有方翁
者念其節苦堅時周錢米焉久之宐人義不受晨無米
則僞炊煙出屋上使見之可無餽也其勵節如此夫弟
行格性孝友自贈奉直沒負米俛炊爨妻死不繼室撫
兄子無異所生宐人感之子長命兼祧而以第五孫德
沛爲其孫以報之宐人一子名其哲六孫某戶部候補
主事宐似山東候補知州某山東某縣知縣後改河南
某縣知縣

論曰吾嘗游龍山其執盤鬱雄峙石骨嶙峋不可攀躋
有類於忠臣義士貞婦之不可屈撓也左氏杜明有忠
毅公精忠大節箸史冊而孝子節婦彪炳志乘者不絕
書宐人始稟山川之正氣而又習聞家法者淡與余初
聞龍山方氏述宐人節行復訪之宐似得其詳宐似請
爲家傳爰書之如此云

金貞女傳

金貞女懷甯人父曰陶安許字同里王君立人未嫁而
患痺陶安遂辭王氏婚請別擇配曰無誤壻大事也立
人不可年二十二矣母爲買妾辭不納曰男子三十而
有室古也如其時婦不愈請唯母命越四年貞女痺疾
起將嫁矣而立人病卒貞女間誓以身殉家人守之嚴
勸俟立後乃忍須臾灰以待居常廢食後二年卒葬於

母氏之黨其後立人弟忠樂以子瑛爲兄後瑛成進士
訪羊得其墓爲封樹立碑焉瑛後得 誥贈立人中
憲大夫貞女恭人初貞女墓杜金氏屋側名蟬形鄉人
傳其墓不加培而巋然自若或取其土及聽牛羊踐履
輒有疾病災殃始貞節所感爲明神呵護云

論曰余與封中憲嗣子晉園先生爲忘年交得知其先
世軼事微獨貞女之賢抑贈中憲之義不可及也方其
守貞以沒豈復知有嗣子賢孝成名身享封贈之榮雖
有嗣子不可必而卒守其杜己之義以終斯所爲不可
及與

節孝徐孺人傳

集續編十三

七

周節母徐氏懷甯人父曰有年幼卽知以禮法自閑年
十七歸桐城周君忠立賢明盡婦道生一子光霽而夫
邁疾日侍湯藥夜泣禱空庭冀以身代夫卒慟絕水漿
然念舅老子穉無以慰夫泉下心遂忍灰終舅養撫其
孤以成立其艱難勞瘁有人所不能堪者孺人守節時
年二十四光霽甫四歲舅性端嚴以生平積學未獲及
身顯揚遂欲以望之孫課讀頃刻不假夏楚之威往往
流血被面節母時茹膾飲泣然終不爲子非寬假也子
歸仍收淚切責之其後舅沒瞿然曰吾子如廢學其何
以承先人緒乎亟延師教之里閭中有文行可蓋子者
來家塾必爲具雞黍優禮或見其母子熒熒肆欺凌節

母惟專心持家教子不與計曲直曰但望吾子才他可不必較也如不才卽人不欺優生業可保乎久之光霽補博士弟子員孫愛蓮復相繼入學節母年六旬戚黨爲僂鵠始欣然謂光霽曰自汝父沒余無生人趣久矣於禮不能夾號恆欲啓關赴水灰回顧汝杜牀不忍也今汝幸成立余其可以下見汝先人而無憾矣間者莫不心惻節母性慈祥好施與里媪號寒者常以嫁時服贈之族子貧質衣以助其衣倉至今言之猶有感念泣下者咸豐六年三月卒年六十有六守節四十有二年子一人孫三人曾孫七人節母卒後數年愛蓮以選拔貢成均鄉人皆曰節母爲善之報也

贊曰吾桐多巨族攷其先類常以節孝著聞固其奇節苦行足以感天地泣鬼神抑其善教子孫之效也吾見有節行甚高而子孫不才推其故由以姑息爲愛是其節無愧矣而於孝猶未盡焉若節母者其可以爲女宗也已

